小倦遊閣集

小倦游閣集第二十七

別集八

文五

為胡墨莊給事條陳積案弊源摺子

工科給事中臣胡承珙跪

奏為直陳外省案件積壓之源敬抒管見仰祈

聖鑒事竊照聽訟乃無訟之基積案即興獄之漸民間雀角細故有司隨時聽斷別其曲直則貧懦有所託而足以自立兇強有所憚而不敢滋事若經年累月奔走號呼有司置之不理是始既受氣于民終更受累于官則其憾無所釋構怨泄忿于是有糾衆械

門者有乘危搶刦者有要路仇殺者有匿名傾陷者并有胥見有司疲玩不以吾官理尋報復者此皆以積壓小案而釀成大獄并使人心風俗日趨刁悍之實在情形也我

國家量能授官其有志振作率屬勤民者諒不乏人而臣聞江浙各州縣均有積案千數遠者至十餘年近者亦三五年延宕不結節經各上司飭屬清釐塵牘如故豈俱闒冗不職玩視民瘼若乎蓋聽斷之權在官而內攝之事在設役假如甲乙搆訟甲富而乙貧甲賄役而必拘乙乙知甲之賄厚以為衙門有人勢將必勝非上控以架案即遠避以逃案矣或乙直

而甲曲值長官廉明無可關說則抑泌賄役以擱案矣復有兩造俱到書役婪索未厭不送則甲又有蠹役私押留難既久兩造至避原告久候而歸被告即來催審及補傳原告到案而被告又去展轉稽延舊案之審無期新案之來日多此胥役擱案殃民之實在情形也然各州縣中豈無不與胥役為市而力振積弊者乎實由書役承辦案件皆有賠墊長官悉知其苦衷情形不得不量予假借以為調劑查外省公事除河工鹽務之外凡州縣上下文移紙張書工封套印硃皆由各書捐辦遇有大案通詳詳冊六套每套至數萬言限期急促催覓書手所費官既不認唯

有標賞解俾資津貼至于衙役辦公始則均攤繼則解送尋常案件杖徒解府軍流以上解司過院命案徒犯例亦解司具命犯招解唯謀殺情重有首從加功或二三人外鬥故各殺皆止正兇一人至盜賊盜案多有一案招解至十數十者承辦原役不過一二名及至解犯例須一犯二解本役督解勢必僱倩散役又人犯到官未經定罪收禁之前均須原役供給飯食又解役到司府時例須一人在監伴犯一人在外籌送囚飯苦纖情狀非齊民所堪故應僱之人大約無賴匪徒係原役按照解審正限核計將囚飯役食僱交僱值若干使費若干言明若到止發審稽

延計日再加本役名為督解實不上路該犯知到上
翻供則解役拖累中途虛辭恐嚇需索酒肉開發盤
靠該役不敢不從甚至每過市集強索各舖戶財物
與該役朋分常有中途失囚解役俱逃猶且查外省
案件以州縣為承審官府司為勘轉官命案統限六
个月州縣分限三个月府司院各分一个月盜案即
尋常案件統限四个月州縣分限兩个月府司院各
分二十日命案以兇犯到官之日起限盜案以起
獲正賍之日起限故解審一案到省罣礙留難加扣
一日五十里之程限往返已須百日假如一案三犯
例用六解九人百日飯資已非百金不辦再加投文

鋪監伴監鋪堂各費雖痛經裁革勢不能盡而犯到司府供稍不符即行發審府發附郭展扣發審限一月司發首府首縣亦展發審一月審上復駁則委他員又起駁審限一月并有撫院過堂時因案情未確駁回臬司而該司復發首縣另起審限者是正限之外可以發審等名目展加限期幾逾正限雖例有任意扣展嚴議之條而外省總得以委審駁審挪移遷就故一案招解到省往返總於百日為期一犯所費總以五七十金為率凡此費用皆由原役賠墊是故每案起解之時原役即以預支盤食為名先借庫項借項不敷便指案稟求截票及到省日次催投信索

接濟原役在家寖廢送看又復指案據票差再差差

擇肥而噬該役既得賞票之後持票下鄉漁肉小民

情狀萬變即有被害之家告訐到官勢不能不稍為

袒護此書役之所為得遂其索詐之私用其冰擱之

技而滔滔不可禁止者也至于捕役以緝捕為職而

獲盜到案指解翻供原捕必至覆家致豢賊者常逸

而肥捕賊者常勞而敗閭閻驚擾職由于此并有瘠

薄之區貧役不能墊賠解費命盜等案到官收禁事

主稍弱即薄加懲創不行詳辦者其民不習見殺人

不死為盜無刑所以賁僻下邑民風更壞是故大獄

之獄興源與小訟之不結小訟不結源于胥役之賄

擱胥役賄擱源于解犯之賠墊解犯賠墊源于發審之展扣夫流之濁者必澄其源湯之沸者必去其火此言正本清源之最為術也方今小民京控之件經部院奏請

交審者現奉

諭旨必須督撫親審不得轉發其餘小民上控經府司兩院親提或督撫飭司道親提司道飭府州親提者皆係提取全案之人證勢須隔别研訊互校供詞有非各上司一人之力所及者或猶需借助群才至于招解人犯已由本州縣研訊得情命案有兇器屍傷盜案有贓具方正贓方始定讞招解衆供確鑿備

載書冊解到府同不過核對正犯供詞是否與原審無異如州縣有刑求捏飾賄囑等弊該犯一見上司勢必喝冤就供指摘果見冤抑有狀輕則駁回再審重或提案親鞫方足以得真情而昭平允今犯一到府即發附郭附郭與外縣誼屬同寅誰無情面假有翻異專事刑逼令依原供不問事理之虛實唯以周旋寅誼為心或經附郭以原斷解府該犯于過府堂時復翻者又仍發回附郭則拷訊酷烈更甚于前遺知府之事較縣為簡附郭政務又較外縣為繁彼自須自理其民又代各外縣鞫獄非摸稜于發件即拋荒其本務況每府每年招解之案不過數十起而該

府尚不能自審得情必倚重于附郭是豈知府之當逸抑知府之必愚耶詢由府定讞轉解至司司又發首縣原

國家設官之制使賢治不肖不以卑凌尊今以各府讞定之獄而使首縣覆之是以縣監府也自臬司分尊一經親審假其案有出入府縣既不敢以私語形于稟牘欲假公上省面求則又緩不及事擬果究抑易為平反至首縣與外府分同所屬外縣交若兄弟書札囑託餽遺聘顧過有翻異仍前刑嚇痛則思死益究誰雪冤則發審之本意原所以重刑獄而明則獄囚遭無辜之搒掠暗則解役增守候之資費遞解

投所費既多內以挾制其本官外以取償於編戶課
展轉發審之弊直使冢君居停民橫被擾害况書投
既以辦公賠累得行其意于本官則一切聚賭窩娼
包庇匪徒私鑄私販常人計慮之所不及者皆可無
所不為言及此實為寒心　臣愚以為招解之案命犯
不過一二人即盜犯盜犯人數較多事已明白無難
問訊似不宜假手首縣致滋扶徇况外縣恃首縣挽
回之力唯事貴緣上司藉首縣指臂之功曲加聽受
是以勘轉官願指使使習為因循承審官任性市獄
習為草率其關係政體尤非淺鮮若謂首縣明幹料
不能出府司之上但愚以為即府司勘轉翻異提案

親鞫及上控親提之件遴選能員幫辦查臬司在在
省自有候補丞倅州縣其中不無明白公事之人各
府亦有同通首領幕僚各官俱可傳至署內別廳背
研鞫在府司親省本有一月正限為期已寬似不必
別起委審限期希圖分過並事稽延若招解之案皆
責令勘轉官親審則承審官知案關出入即干例議
自必虛中定擬且案件皆依正限完結解費河以減
半計州縣招解各案至繁之缺每年亦過計起簡缺
更少近日外省攤捐各款如上司書投紙張飯食皆
由州縣捐解而州縣書投反須自捐辦貼揆以名義
似有未協臣愚以為各督撫當酌量地方情形予薦

有捐款之中核其可以裁汰者從實議減而于各州
縣自辦公事之紙張書手辦費均以該州縣三年成
案酌中定制作為該州縣捐款同現行捐款各條造
冊詳報以昭核實庶幾該員辦公不藉書役出財遇
有舞弊延擱亂法害良者可以直行己志執法嚴懲
而無愧于心則胥役不敢公然擱案而親父民之官
可以設法清釐壓牘不致釀成巨訟以副我
皇上宵旰勤勞辟以止辟之至意矣臣生長江鄉迤
北各省情形或有不必盡同于此者謹據見聞所及
竭忱繕
奏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明
訓示臣謹
奏

為胡璟莊給事條陳清釐積案章成摺子

工科給事中臣胡承珙跪

奏為敬陳外省積案必可清釐與新案不致再積之法以甦民困而飭吏治恭摺奏

聞仰祈

聖鑒事竊照外省公事自斥革衣頂擬杖徒以上例須通詳招解報部及奉各上司批審呈詞須詳覆本批發衙門者名為案件其自理民詞枷杖以下一切戶婚田土錢債鬬毆細故名為詞訟查外省問刑各衙門皆有幕友佐理幕友專以保全居停考成為職故止悉心辦理案件以詞訟係本衙門自理之件

漫不經心而州縣又復偷安任意積壓使小民控訴不申轉受訟累臣查案件雖關係罪名出入然一州縣每年不過數起即或未歸平允害民猶淺至于詞訟三八放告繁劇之邑常有一期收呈詞不至數十百紙者又有攔輿喊稟及擊鼓訟冤者重來沓至較案件不啻百倍草率若斷決或一味宕延則拖累之害幾于編戶是故地方官勤于訟詞訟者民心安戴明于案件者上司倚重然州縣莫不以獲上為心常有上司指為能員而民人言之切齒者此皆以詞訟為闒考成玩視民瘼或以既得于上反恣意凌削其民之故也是以積弊相沿州縣舊案常至千署前守候

及雞押着常數百人廢時失業横貸利債甚至變産典田鬻妻賣子疾苦顛連非言可悉近年封疆大吏皆知訟聽爲恤民之首務積案爲民之大端飛檄交馳飭屬清釐又派委員分起各郡專駐幫辦然未定以章程明示賞罰州縣詞訟無册籍詳報可稽印官委員勤惰能否漫無覺察故印官奉檄若具文委員安坐郡城畧不事事上以名求下僞應吏治民風毫無起色查律例反覆分則例開載州縣自理户婚田土等項案件定限二十日完結仍設立號簿開明已未完結緣由該管河府州按月提取號簿查核督該道分巡所至將該州縣每月已結未結若干件摘

月造冊申送該管府道司院查考其有隱漏裝飾按
其干犯別其輕重輕則記過重則題參如該地方官
自理詞訟有任意拖延使民朝夕聽候以致廢時失
業牽連無辜小事累及婦女甚至賣鬻妻子者該管
上司即行題參上司徇庇不參被人首告或科被道
糾參將該管各上司一併交部從重議處又云上司
批發道府查審以及奉文之日起限道府自行准理
以告官之日起限又云審理詞訟衙門無論正署官
員于詞訟審斷之後即令該吏將各案犯證呈狀口
供勘語粘連成帙接縫鈐印離任時將一切已結卷
宗造冊交存外其未結各案分別內結外結及上司

批審鄰省咨查并自理各項彙錄印簿送一閱具事
由照依年月編號登記注明經承姓名造入交盤冊
內并將歷任遞交之案檢事齊加具並無藏匿抽改
甘結交與接任官限一個月查對出具印文由該管
上司核明詳賫巡道臬司存核臬司核明仍移送藩
司入于交代案內若造送遲延者分別議處倘不粘
連而不用印者罰俸一年未經粘連用印以致抽匿
改換滋事者降二級調用又云地方竊案經事主
報官州縣諱匿不報者每案罰俸六個月不行查核
之該管府州罰俸三個月又云申州縣申報竊案該
管上司詳記檔案于歲底彙查量記功過以為勸懲

敘簡明案由開單行知該州縣將未結之案飭令按
限完細結申報並將一單移知臬司申詳督撫查核
如有逾限不行審結者照事件遲延例分别議處若
號簿内有將自理詞訟遺漏未經造入者罰俸三月
由㴱混填注者降一級調用係有心弊匿或未結捏
報已結者革職府州查出揭參者免議如不行查揭
州縣應革職者府州降三級調用州縣應降調者府
州降一級留任廵道查報不實罰俸六个月不隨時
查催者降二級調用查出弊混捏報不申詳督撫者
降三級調用至上司批審時事件即責成批審之上
司凡有已違一月之限㩗提不覆者即指案移司詳

院查叅又云內外衙門小事五日程中事十日程大事二十日程並要限內完結若事干外郡官司關追會審或踏勘田土者不拘常限又云州縣審理詞訟遇有兩造俱屬農民關係丈量踏勘又妨耕作者如在農忙期內准其詳明上司照例展限至八月再行審斷若查勘水利界址等事現涉爭訟清釐稍遲必至有妨農務其餘呈訴無妨農業之事照常办理不准停止仍令該管巡道嚴行查核申報如州縣將應行審結之事藉稱農忙停訟稽延者據實叅處道府不實力查報一併嚴叅又云各省有刑名等官每月自理事件作何審斷准與理拘提完結之月日按

計一年內報竊之案能拿獲及半者毋庸記功過不及半者每五案記過一次及半之外多獲五案者記功一次記過至四次者罰俸六个月記功四次者紀錄一次緝獲前官任內竊案一案記功一次俱准其與過抵銷開单咨部查核各等語推求例意以府司皆有勘轉重案專責道員既不管獄定罪名是以將自理詞訟責成道員位尊足以資彈壓缺閒足以資查核任轉專則無可推委議嚴則有所懲懼良美法意同示詳切無如外省办案唯命盜及軍流以上罪名尚照定例扣限其尋常杖徒之案則于詳文尾聲明案係外結請免扣限字樣至自理詞訟各件則從

遵例按月冊報各上司者州縣交代之時雖造交代案冊申送然皆仿照前屆交代原冊略增數案各上司收受文冊從不核對駁問絕不聞有以隱匿遺漏案件揭恭之事及民人上控亦不提交代案件冊查核此案曾否造入即州縣審結自理各案亦從不申遵例申報各上司無憑查核其卷宗除奉文提審之案從不粘連用印是以日積月累詞訟積壓壓盈千累百恬不為怪視民瘼若兒戲玩條例如弁髦相習成風牢不可破今若以數十年積弊而一旦繩以一切之法則外省大小各官無不被議勢必仍前朦混不肯使真情顯露似宜仰懇

皇上曠恩宥其已往

飭督撫酌量地方實在情形先將積案清釐以觀後

效查各省候補丞倅州縣及佐貳人員無慮數百應

由督撫嚴飭州縣將所有積案分出招解批審自理

及竊盜各項按照月日摘具事由造簡明冊籍分别

已結未結限文到一月內通詳申送督府撫再憑冊

該核查派委人員前赴該州縣帮同分投辦理其重

案及係闗人命竊盜應緝城內詞訟俱仍責成該州

縣自理所有各鄉詞訟及批發審人証在鄉事理較

輕之件委員到彼會同本州縣督飭經承將各鄉分

開約以方二三十里居中擇一寺院公所委員檢齊

恭宗帶同諳練經承皂隸各二三名前往駐劄督撫
俱先將清釐章程及民間訟累疾苦愷切諄示廣
發張掛其訟經年遠查核兩年以內原被告俱未呈
催一詞者自屬民氣已平不願終訟摘出案由十起
一冊詳銷仍榜示予署前及該鄉公所門首委員到
鄉即摘出應審各案事由大書榜于公所之前聲明
如有願息者除事關命件即同原被告協同戶族鄉
地赴委員處具息請銷凡具息者除事關命件搶奪
聚眾械鬥之外不許苛求駁訊其應審事件即票仰
該鄉地傳集赴公所聽審量從輕減議結仍會同本
州縣備摘案由載明斷語及息詞十案一冊詳結聞

有被告逃出而原告負氣不願息訟者委員于办完一鄉開單移回本府州縣自理若原被告或有一造外出而其親族出頭調說具詞求息者亦即准息仍具摘明審息緣由仿照秋審榜示之例榜示公所之前曉諭衆目其榜仍准本州縣會同列銜委員約繁缺三四人簡缺減半委員不敷則以該州縣佐貳巡檢隅汎對調幫办其省城詞訟臬司首府各委幹員勒限先清以為首倡府城附郭除上司委員外該府仍委丞倅先將城內詞訟率同清釐所有應行審解之案仍照原限不得藉口清釐轉滋遲延約計積案至多之省不過十餘萬起迺北各省詞訟較簡想尚

不及此數除去兩年不催徑行詳銷及兩造願怠寢盜應續有一造逕出催提之案約居其半每歲不過四五萬起分投查辦限以半年無不可以審結淨盡者上司以委員結案之遲速多寡分別功過其審結之案經半年無上控翻異者定為一等以次差之凡列一等者咨部分別議叙拔補拔委以示獎勵其有審斷不公因循遲延及挨城掩飾者並與撤參蠹書役之長技在延擱使兩造不齊不能聽斷以遂其養案肥私之志必官自下鄉則官民相近鄉地一呼兩造可以自行投審猾役不能閒阻如此則積案可清矣舊牘既清之後所有新案嚴飭州縣照例按月申

詳責成道員督催提驗督撫仍按季加造詞訟事由冊籍分別已結未結咨明刑部刑部科查出遲延積壓照例議處遇有民人京控之件則由收詞衙門遵部科查核本案有無造入冊內其有未經造入者則係有心隱漏道員照循庇例嚴議院司府亦各議以應得之罪不事姑容湜原告尚未解往而更議已及部責打黜無能為力則各知懍慎不敢視為寬成資容代人受過如此則新案不致再積矣而州縣竊竊潔積多功過不能相抵例有處分不能隱匿勢訟認真緝捕不敢怠玩其有關于民瘼決治似非戕辦查逆年民風刁健上控京控之件旧多湜竝嚴立章程凡係

經本管官審斷而輙上控者即所控得實亦治以越訴之罪且遇以為州縣受理有正限二十日若民人控告已逾二十日州縣正限不與審理者即准其上控至道府各上司受理有正限一月又扣足提解人証限二十日及程限每日五十里如上司提審扣足正限及提解程途各項之外不與審理者即准其再赴督撫衙門控告督撫批審亦有正限一月如該民人守候又逾例限來京控告訴者責令該民人于呈內聲明在州縣守候若干日府道督撫各守候若干日果係已逾例限不與審斷者免其越訴之罪仍將各官照違延例議處庶大小各官自顧考成不敢任

甚疲玩抛累良民矣臣愚昧無識生長田間謹据管
見所及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臣謹
奏

皇清誥封奉直大夫河南永寧縣知縣加三級國子

監生魏君墓誌銘

君諱同字應乾號捷齋江蘇武進人也父攢以孫貴貤贈奉直大夫妣王氏贈太宜人君性頴悟泛覽百家尤好內經素問金匱諸事遂弃舉子業而專治之既又鄉人有積年沉痾及異症為方書所不載者而君診之皆痊名遂大起君治病之旨在審病者體之强弱性之靜躁與平日之所嗜好然後證之以目脉而得其致病之源又窮究物性相助相剋之故而比裸以神其用故有同症異治異症同治雖善醫者視其方多所不曉君為剖之則皆嘆曰非所及也

君所入既漸饒有米數百斛值大饑將以平糶所知
止之曰各處飢民肆掠吏不能問穀勿繼必有後患
君曰吾擁多穀而視鄉人飢心不能自安事變果出
豈能預計耶糶之不旬日而穀盡後自至者君指空
囷示之皆曰先生盛德不欺人悉散去無異詞有鄰
人不戒于火君告家人曰吾自問無應[愿]歷應不患火
火既滅環君宅者皆灰燼矣無賴子夜縊于君之鄰
孫氏孫移其屍而叩門以告吏夫沈保郎見之願為
切證君戒沈勿言即具報驗訊給理葬而案結沈詰
君君曰彼自圖賴耳孫懼禍故為此非以仇我也若
言之則孫以移屍陷罪且傾其家而仇尔沒齒豈如

我貲十緡鄉里相安之為愈乎沈鶩服而孫尤懈感
多君長者君之不縣若眾掩覆人惡胥是類也君長
子裒以嘉慶乙丑進士分發河南即用知縣補永寧
迎養君手書示裒曰吾為鄉人治病弗能離兒毋自
率子婦來耳吾不習吏事然吾業醫五十年醫之所
入不以事君積財之所出不以求虛名是以行年七
十而無大不安于安心若吏道殆如是矣吾今有市
屋數十椽較少時生計優裕已多兒又幸以進士為
長吏若驚危家室營私廢公即偉逃吏議吾不樂有
是子也勉之矣十六年裒舉卓異調洛陽君又手書
曰兒去永寧百姓扳轅之聲至江左兒學力不足以

致此審矣是必有要譽市恩者以愚吴小民非實心
實政也吾甚憂之初至洛陽即聞倡修學宮文教固
長官之責然所至宜先問民間疾苦勞來撫慰之信
而後勞今所先若此是為名心所使失其次矣其通
治體知先務如此嘉慶廿四年六月廿九日卒于里
邸年八十有四配長洲王氏　誥封宜人子二襄五
品升銜山東招遠縣知縣裒國子監生皆側室符宜
人出女子子六適某某孫五秉秩秋穀頴襄在洛陽
奉文任宜人諱去官服除謁選得山東招遠君訃至
襄將奔喪治窀穸予還在山東以誌幽之文為請故
次其行事而銘之曰士人貴自信其志不逐名者名

歸之回禄雎盱不敢肆有子人稱君子子遺澤始今
永世世

庚辰九月為所親條列八事

一案件積壓至為閭閻之害本年恭逢

太赦除十惡謀故之外已發未發已結未結咸與湔除

有以赦前事告訐者罪以其罪在民控訐則為誣告

在官受理則當為故勘然民間田土界址錢債婚姻

仍應與剖斷結正以杜葛藤此等案件既屬無多所

有應得罪名不可援

赦尤易了結應請

飭行督撫嚴飭所屬府以上各舊案摘出或勘或訊

悉與判結則積牘盡清新案可以隨時審理不至再

有積壓拖累平民其奉行不力延擱偏袒釀成上控

京控者即照易結不結例參處至前後京控奉

旨交審及部院咨發各件一體分別應結應銷遵照

恩詔事例悉與查辦

一州縣自理詞訟例載按月摺報由道員查核是否依限斷結從前各州縣積案纍多並不遵例摺報止于交代時造案件交代冊由道員核送臬司轉送藩司入于交案具冊內開載寥寥數件久成具文本年

恭逢

赦典刑獄擴清可以申明定例釐飭官常應請

飭行督撫責成道員嚴飭州縣將自理詞訟遵例將已結未結及如何斷結之處按月摺報由道員查核

其有隱匿遺漏草率遲延俱照例移司詳祝參處道員失察及狗庇者由督撫照例參處庶小案不致再積免釀大獄也

一外省攤捐之欵日多一日大州縣有每年攤至七八千金者小州縣亦不下千金以廉抵捐數常不敷

州縣官工廚

國帑下朘民膏常以此為藉口查各省公事如承辦科場鋪墊供給公項不敷承解顏料銅錫撥船水腳不敷勢不能使一人獨任賠墊自應通力合作全省攤節至院司書役紙張飯食鹽菜提塘報資俱係耗羨項下作正支銷之欵其各上司自出告示自應捐備

備紙張定例嚴禁攤派近來各省任聽奸胥巧立名
目逐件禀請詳攤每省每年至有數十萬兩之多應
請
飭行督撫申明定例嚴行裁汰其院司書役除額設
之外酌留貼寫辦公其缺主盤踞冗役朋充概行汰
革以節浮費而杜招搖如原設紙張等費委實不敷
該督撫將該省耗費通盤籌畫酌量奏明加增則書
役既足辦公而州縣亦無所藉口以飾其貪黷矣
一各省司庫皆有附貯之款多者至百餘萬少者亦
數十萬通計各省應不下千數百萬兩存貯多年並
不報部撥用止于每年辦春秋二撥之時隨撥冊報

院積數日多存庫又久難保無訐胥乘機弊混之事
應請
飭行督撫查明報部酌量撥用以抵經費而杜舛錯
一外省保舉人員雖出切實考語而無切實事蹟應
請
飭行督撫嗣後保薦升補人員應將該員歷過任所
從前如何難治該員到任之後命盜竊盜以及自理
上控各詞訟逐件減少若干分數是否任內無被
京控上控之案從前拖欠錢漕近已踴躍輸將是否
年清年款切實成效敘入摺內以憑
飭部查核不得謹加虛獎致啓鑽營其本屬易治之

區而該員到任後轉致案件繁多錢漕拖欠者即以
啓庸恭處一外省奉
旨交審及部院咨交之案例限四個月兩個月不等
逾者恭處若任意展扣則處分尤嚴近來各省多有
欽部案件延至三四年不結者其弊由于刑部主核
覆吏部主議處限期有應准展扣不准展扣之分吏
部未諳刑名唯照刑部來咨查例定議刑部又以恭
處逾限事屬吏部唯核明案情應准應駁于限期一
節竟置不問以致兩部書吏彼此關照致外省得以
任意展扣且有遲延太久無可措詞者搢尾竟不聲
明是否逾限刑部既不查詰吏部遂至無案可稽州

以外省拖累無辜羈候省城經年累月者一案常至數十人擾害良民莫此為甚應請
飭行刑部責令嗣後核覆案件即將審限應展不應展之處確切于本尾聲明其有應參處者知照吏部議處督撫摺尾不聲明限期者一并參處以挽痼習
一各部各司皆有則例永為法守司員果能悉心推究何難通習況遵例不遵案疊奉
大行皇帝明諭尤為簡約易循況部中自日行稿案以及奏
咨交議之件堂稿出于司員司稿出于書吏書吏又別請稿工引案附例上下其手是以外省事無大小

部費為先堂司各官莫不欲剔除書吏之弊然不能明晰例案欲求權之不歸書吏稿工其可得乎應請飭部院大臣轉飭實缺及行走各司員限三個月內將本司則例詳細講求三月之後集而攷核之其能約記例文及通曉例意者定為優等酌量鼓勵其全不諳曉又不上緊學習者分別撤任降俸以觀後效如此一二年間迭經攷校部中司員皆明例案書吏自然無權不能舞弊矣外官知部書無權一往決議無可挽回自必飭其廉隅且該司員等將來內擢卿寺外放道府亦得駕輕就熟致至部院大臣亦宜時以例案自課于司員晉謁畫稿時隨事詰問以覘真

材

一外省公事皆有幕友佐理是以書吏之權較輕討內然幕友與書吏結聯為奸則弊遂何究結定例院司幕友不許過五年後任不許接前任舊友違者議處甚嚴原以日久則弊生不可不防其漸也近日外省院司幕友甚至有盤踞數十年連換七八任者其弊由于督撫兩司首府同存省城官雖互相避轄幕則連為一氣一處換官則另處之友并力引援補生手參錯其間則三處并力傾軋必使之招延舊友而後止該幕友皆住家省內年深月久院司書吏寄是其門通書遞息曾無間隔且每遇案件授意書吏

先查成案具請稟請示幕友即于該書稟上批准吏
送加批駁俟該書再加三揆案稟辦仍復准其原稟
在本官見幕友批駁該書以為稟公不知該書實先
受幕指以為騰挪日期外間議增賄賂之地卽有精
強之員雖保不隨入衙沖若稍通關說則唯拱詩受
成而已該幕等根深蒂固招聚徒從薦與府縣管理
刑錢重務府縣知延其徒從則以事順詩並可藉為
關通外省吏治之壞多由于此應請沖明成例
飭行督撫將盤踞之舊幕概行驅逐別延循品績學
之士佐理亦不得逾五年定限則書吏與新幕既
非素識心有畏懼而新幕無其人於書吏為爪牙彼此

顧忌不能任意忌為再武職在省委署即補缺時必先致弓馬具升補俸滿引見亦必先于兵部堂考弓馬文職之律令即武職之弓馬也應請飭行督撫于初選人員到省照攷教官之例核明是否通習律令分別等第以為進退其俸滿升補人員

引

見驗到後由吏刑二部會同考核既以知該員之賢否又以驗督撫之是否奉行如是一二年外官皆明于律令幕友書吏自不能勾串賣法于吏治民風洵係飛匪淺

三溪趙氏續修宗譜序

嘉慶庚辰孟秋旌德之三溪趙氏以宗譜修于康熙丙戌閱今一百一十五載歿者久慮其易湮生者多恐其無紀至僑寄去籍尤懼其渙散疏襟將至不可孜詰　僉續修其族人有孝琨者贊勷亦前增以迄貲助祠費故祠長走書屬孝琨求勷下之明礼而能文者為之序孝琨因奉舊譜介其鄉人劉勳沼乞言於余余謂隋氏以前譜牒掌於官李唐以來選舉不關氏族其學寖廢宋人始自為族譜以合其宗迺明而大盛凡聚族而凡居者莫不有譜然或世次紊明攀援他望或居徙不一收併殊源上誣其祖亦亂

其宗令三溪趙氏斷以初遷為一世祖而別紀世系支派于卷首其自三溪遷往者則又詳紀世次明注方所祖確而宗治善矣凡載于譜者皆書其生卒葬娶其有懿行宦績者則別為立傳又各為主升祔于始祖之祠而祭之或者謂先王之制大夫三廟故宋儒當祀三世或以為當及高祖今祠祀其先不啻數十世為非禮然禮云別子為祖繼別為宗大宗百世不遷族人為宗子齊衰三月貴者以其牲祭于宗子之家先王立大宗以收族尊祖故敬宗族人百世以高祖之服服宗子所以尊別子也宗子奉禰以收族則別子之有祭必矣竊謂宗法雖不行于近世而有祠

呂集之有譜以序之則大宗可見故譜者下以合族上以明宗使人親親而尊祖也然而人之情久則怠怠則忘譜牒已閱數世各支分受而弃蔽之于其先祖之嘉言善行不能稱述者蓋亦多矣逮聞續修之說則凡為子孫者莫不振作奮發搜采祖若考之行業以期登家乘而子姓生者之名及徙居他郡邑者又皆以屬繫于其後橫行斜上派卷可得將毋曰謀也盛謀也衰而推求其所以致此之故於是發興孫之思懷幹蠱之志遂以興孝弟崇惇睦然則續修宗譜固非徒紀世次明生卒已也余既深嘉是舉遂援其舊譜而次之曰三溪趙氏源于天水其始遷祖曰

崇贊系出宋太宗第八子周王儼儼至贊九世贊家
于杭淳熙初為旌德汪氏贅婿遂家三溪贊之六世
孫同盟以太祖所頒玉牒分太祖太宗魏王三派各
立十四字周而復始而太宗派十四字中有宗字雖
以命名別立二十字以與為首同盟長孫與塈又謂
趙宗本三派合序昭穆今欲更派字後將不辨其自
與字以下仍依宋牒原頒之字故崇琛孚贊為二十
世上溯周王為二十八世凡三溪私派之字較並派
皆後六世諱

為江蘇提刑誠述堂通札所屬

札某官知悉照得廣思所以集益求助必先諮詢雖顓若畫一成法可守而因地制宜治道所尚本使司恭膺簡命陳臬此邦宦轍初經土風未習徒懷興利除弊之心不得挈領提綱之術該某官供職有年講求素切大則事關通省小則一郡一邑無論現蒞之邦舊治之地果於民閒疾苦確有見聞或有以事權較輕未能選舉或以量移太速未及觀成但有真知確見可以裨益吏治民風者如係本使司專政之事即時採納施行其應詳明兩院憲及會同藩司各道者亦即據情詳咨熟商辦理既以匡本使司

之不遠亦足覘該員之才識所至以備任使即有迂遠不切之談本司使斷不以此見責其各直抒所見逐條開摺悉意詳陳毋存隱飾至於佐雜微員近民尤甚但通政體奚限官階札到該員即抄錄移行所屬俾其各言心得逕申本司務使民隱得以悉達襄舉善政此係本使司虛懷求治之衷惟望同舟共信以期相與有成跂切跂切須至

札者道光紀年四月十二日

為誠提刑通示合省
為諄切勸諭以正風俗而息訟源事照得明刑所以弼教
道政先於齊刑欲息民爭務救俗弊我
皇上御極之初首
飭命吏崇教化之源繼
諭齊民遵婚喪之制明禮所以防未然先教所以挽積習
聖意諄切薄海周知本使司恭膺
簡命陳臬斯土頗聞濱江諸郡士風秀穎沿河一帶民氣
勁直最為大省夙稱易治然好文之弊易近浮華尚武之
流易鄰刁悍則有尋常宴會必窮山海之珍製造冠裳競

為奇巧之飾甚至以聚賭為謀生之資視狎妓為敬客之其奢能敗俗先自陷於滔淫事既犯科尤援人以挾制又有席厚之家負氣之子豢拳勇以助勢養訟棍以樹威常至睚眦小怨忿訴連年口角微嫌喝令成獄抑思出豢養匪徒之資為睦婣戚鄰之費則群情頂戴乾餱無愆積善留貽降福可必豈有構怨結怨蕩產亡身之禍哉吏或覬覦官荒垂涎潑漲藉詞子毋則用涉棍之謀倚勢欺凌則資涉虎之力利能昏智巨訟必覆其家天道好還驟坍弃累其後有力置產何必為此至於訟棍亦讀書識字之流拳勇皆手足便利之輩自食其力儘足養生又何取多行

不義自貽伊戚耶本使司職主提刑時切無刑之志官名廉察不以苛察為能固不肯假耳目於近習致啓報復宻詐之風又豈敢博忠厚之虚名反長蕩檢逾閑之俗為此示諭閤屬紳士軍民人等知悉務宜各執其業各安其分以終𠒋為戒以有恥為期為

盛世改過遷善之民成大省聲名文物之盛將見貧者不終於貧富者長守其富則本使司之所厚望也倘若故而不改是謂怙終法所必加焉能曲宥遏奢淫以裕民生除强暴以安民業固本使司之職守也後悔無及各宜凛遵須至告示者道光紀年四月廿五日

金孺人五十壽序

道光紀年之仲秋予薄遊武林金君庶仲以赴布政司試先在既揭曉庶仲不得于有司將歸來告予曰今年十一月吾母壽登五十書不能得一第以為吾親歡幸遇吾子乞吾子之文為壽使吾母懿行得傳于埶林而可以共信遂言曰吾外祖黃公蕚垞吾邑之望也母氏為其季女至鍾愛然不以愛故弛保姆之教年二十二歸先庶常君先大父治家嚴而敬好賓客吾郡及昆陵名知之士常往來無旱暮咄嗟具羞膳皆吾母躬親儲胥嘉慶庚申庶常君試京兆時書方四歲兄讓六歲母即加絕約不以穉少姑

息寬假壬戌庶常君成進士未散染疫歿于都下凶
問至母氏忍重傷大父意含哀茹苦而已然自此督
書兄弟尤嚴切誨之曰禮有之寡婦之子非有見焉
則弗與友謂其長于婦人之手必失教無足交也汝
兄弟能繼先人之業成未竟之志使吾不負話言諸
則庶幾不負未亡人矣大父嘗以語鄉人曰二孫失
幼而失怙吾不忍過督責之然言心懼其無成今
日母明大義如是異日當可望豎立也先是母氏在
室時外祖母卒有季弟方孩母撫字之及來歸先祖
母卒六卅父方七歲庶祖母卒七叔父方四歲大父
皆屬母撫之恩勤備至居大父母喪盡哀而合于禮

閨部無閒予應之曰予以庚申冬至歙得奉教于君
之大父奉直君伯祖修撰君諸父中部書禮部日相
過從唯未與庶常君相識修撰明鄭氏學為儒者宗
而庶常文筆斐亹有作者之遺意所業未卒今庶仲
年弱冠已能貫串今古修庶常之緒而昌修撰之學
人子之於親也稱之無常所不至今庶仲述頌母德
皆家庭日用之庸行觀庶仲之篤學恂恂而節母之
能教子可知也既無無忝于母道其無忝于妻道婦
道汉可知也庶仲與叔兄能秉懿行跬步不忘以彰
母氏之德孫乎詩柰所謂明發有懷者矣過合遊述
庸衆之所以娛親者何論乎況君家世有隱德餘慶

之原矣厚又重以庶常之留貽節母之積累其培風而駿發者固無量耶予不能為世俗之辭庶仲歸其即誦斯言以為賢母壽古歙多文學君子當不謂賤子為善諛也

畢孺人六十壽序

士大夫之匡君也莫不窮究古今闡聖賢之蘊以植令名其入仕也莫不欲講求利病鄙閭閻之艱以不負所學然世之言學言治者相摽而要其歸能無漸初志者蓋亦罕矣至于婦人其事夫也則以簪珥紈綺為佮其訓子也則以田宅叢橐為急而夫若子以室家之故損其心而累其身學術之不成治道之不飭大半由此此詩書所為述周室之興頌文考之無罪者必推本于文母之遺而能勤富而能儉至傳記魯敬姜為穆伯之妻文伯之母于其言論風采備紀之以風示後世而惟恐其不詳者也畢孝翁明府壽

母顧夫人若孝廉靖山先生之摠配、故陝西兵備道晴沙先生之愛女、故兩湖總督秋帆先生之猶子婦也、兩族既貴盛、又與時勠力豐盈宦轍華腴、宮保建節秦豫齊楚之郊者廿年、羣從于婦爭集節署以靡麗相矜尚、夫人獨與孝廉居里門如寒畯、兵備故名進士、以詩書馳聲天下、夫人在室時已通習史傳、孝廉雖事舉子業而性秀鏡得失、既得夫人為配商榷尤精核、及宮保卒于官、末路微為匪人所構、應俸所積皆被籍、羣從窘迫、獨太夫人持其家豐歉如初、孝廉舉進士不第、欲絕意進取、夫人曰、與時流爭一日之榮、豈若與先民爭千秋之業乎、夫子決之矣。子翁舉于

鄉連躓春官遂就教習以知縣謁選戢擊浙江子蒋
遂遊十年乞假歸省而孝廉著書已盈尺以授子蒋
曰吾治經所為必詳于名物象數者為其皆關實用
也今汝得從政以吾所見言之施行則吾雖不見用
于世豈有悔哉子蒋以浙江去太倉絛數百里一水
可達欲以扁舟迎養夫人曰以官為家非吾素志也
况汝需次省垣食指繁則供億更費多舉子錢[illegible]辦
汝又以儉養廉之訓汝至浙能勤于所事故大吏稱
同以必達民隱則厥徽所謂養志者矣子蒋性溫克
弱如不勝衣吶吶如不能出諸口而讞獄則委曲盡
刑情偽遇有當稟白者侃侃不可抗屈同儕莫或先

述相怪予鈞初筮仕而明練君若此久之始知其秦
教于嚴君者深然孝廉申貫數千載以固將以嘉惠
來茲未遑能泄其哲嗣而夫人令以以胥梁燮思能佐
夫以成其學術訓子以飭其詒道雖以比古之敬姜
何多讓焉道光紀年之秋九月夫人周甲帨辰予詩
游武林予鈞先期乞言以侑觴敢備述所聞以質孝
廉毋亦謂其是非不至不謬而可備予鈞三益之數也
夫

書李三進事

李三進字蓉湖杭州舉人不第

軍機章京值

純廟于詔獄出故大學士李侍堯以三品服往甘肅讞獄奏帶王為司員王入謝李公曰若出身科目直樞廷摺奏事以文若王對不能李公曰如此則速延一友王遂以李公名柬延三進而李公以為王友也不具賓主禮同行五日李公眠錦輿文武伺應者皆不得上謁三進語王曰李公雖貴然居停當先拜友今王委婉言之李公召三進同飯三進因言中堂當努力於途中大小文武頻見之午以前乘馬午後乃坐轎

李公不荅、飯罷、巴三進出、李公曰吾見友人多矣、居停之騎馬坐轎、非友人職也、此公恐不能了事、明日入山西界、巡撫出迎、以建寄及覆奏稿示李公、略言李侍堯一路見大小文武皆極口感頌

皇仁、雖年老、然日中前必乘馬、午後乃坐轎、李公大驚、自此重三進、甘獄進止、一以委之、李公留甘肅署總督、蘭州以固原失機爲福康安所劾、被逮入都、福公時以一等侯署陝甘督篆、欲留三進、三進不可、福公語兩司曰、李中堂吾舅氏也、不敢以私廢公、李三進實佐其事、吾附片紙、即取其頭、彼何敢負賤驕人如

是兩司以告三進即上謁福公喜迎之三進至二堂
長跪曰請君侯升座受囚徒辭福公驚扶曰先生何
至如此使僕負罪三進曰君侯欲以李中堂逗遛罪
加三進可以三進頭然不能得三進為君侯佐理也
三進寒畯依人唯知府主君侯親劾李中堂即從君
侯異日來者又劾君侯又從來者此豈李三進之所
為耶福公拜曰先生高誼不敢屈願奉一卮為祖
道並以白金萬兩贐焉三進從李公入都周旋詔獄
間十八月李公復出為兩廣總督深德三進以三進
年少約為叔姪
包世臣曰吾進說筆委曲切事情能狀人所難言斯

未易才也余曾見其少時批注毛鄭詩學識固有過人者然李公委任至深繼入浙江巡撫福崧幕府言聽計從曾不能少紓民間疾苦而使府主至以賄聞何與所學之戾耶然揣摩聖心至于乘坐以危詞折鉅公抑何工而且正也李福雖勢要重臣然尚有求賢自輔之心故三進得售其術使居今日揣摩愈工吐辭愈正則招忌愈甚矣詩不云乎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有不溺者必其淑者矣

為直隷承宣陸心蘭通致所屬長吏
言初至直省地方情形諸未諳習然前此兩任京職久居本
境三官東土近在鄰封頗聞直省地瘠民貧又差務殷繁苦
累尤甚惟順天二十四屬伺應
蹕路民累而官亦累其去京較遠之區派差里下民累而官
反樂我
皇上恩澤畿輔無微不至本年冬差
特減車輛閭閻輸納供億
清釐固是分所應為尤屬出於至願然紳士既免徭而兩稍
有力之家指捐職銜即入優冊是唯終歲勤動之農民方供

樣派優免既多飛灑益重在諸君子身為民上目擊重困未必更存自利之心然內不能不委任家丁書役外不能不假手地保里胥侵牟愚弱微一科十理勢之所必有迨至痛極籲號而議者又以事關全局難與伸理言來自田間夙知稼穡出守閩中切近州縣官常累況亦已漸悉東坡有言士大夫莫不愛其同類然官吾類也民亦吾類也竊嘗謂以一家而論則為官之人少而為民之人多以一身而論則為官之日少而為民之日多即如宦遊外省戚友過從未嘗不詢問本地父母官治行何似固未有以縱吏為能虐民為得者也求仁莫近於強恕取則不遠於伐柯戒心所同無煩贅說言

謹與諸君子約來春辦理差務當本年劇灾之後即有收州縣亦多附近灾區必期一乘舊章無增有减草除積弊少寬民力則言得相安無事藏其樛栅幸甚幸甚若仍有洒派不公以及朘民自殖言身居屏藩曾不能少紓民間疾苦平日讀書所學何事而尚能靦然為諸君子之長官也耶御下如束濕薪固素性所不肯為然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書之史冊以為至論言雖不材又敢上負

聖恩下孫民望以博寬厚之稱於百數十員屬吏乎言聞有司更換之際吏胥因緣為奸供億迎送於民無益然至其不得已也則兩害相形必取其輕唯望諸君子共體此意毋使

言之必至於不得已也

為民設官古今通義所為尊卑相維者原以力能舉事則上游足以有為而洞悉民隱則州縣得之切近諸君子宦游直省閱歷有年民間疾苦亮多加意而或事有牽掣勢難徑行或不時受代未能竣事或差次體察權不由己是皆卓見在胸長才未試利關全省固屬鴻猷害除一邑亦為隱德言承乏下車情同牆面雖懷勤求之心未得諏和之要倘荷諸君子念切同舟不吝教益各抒所見以匡不逮勿拘體裁唯祈迅速說果可採言必陳明大府商同司道漸次舉行即或意見不同亦徵心予好我言接見諸君子有所聞知無不披露

老皆能言之閣下若不弃芻蕘就近取觀或有可備採擇者如蒙鈞裁察核喻如當路使之內外一心將見百廢具舉又非但河漕一節之立臻平成已也若任其泄泄誠有如鈞指所謂稍事拘泥則其弊不至不可收拾而不止者世臣雖草茅伏處原其利害實亦切身故敢錄漆室答問舊稿附敝鄉泥廷桂工舍赴試之便囑其轉呈臨楮皇恐伏惟垂鑒道光乙酉五月十八日世臣謹狀上

原期交勉有成並非恃勢務己惟望諸君子鑑察言心毋有所隱

人之才具相懸而性同一善行徑萬變而道無異趣古今稱吏治者必曰循良凡以循良者有心人可勉而至故史傳紀之以為百世法也孔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康誥曰若保赤子世之養子者固有善不善之殊矣而其子皆得長育成立則以母氏之求之誠也故其識見警敏吏事繁多者苟肯誠求效可立致即或資性遲鈍初登仕版廉養於儉拙修以勤人一己百強明可必古史所稱居官無赫赫之名去後多留人思者此其選也吏有星謀習

染素行不檢震无咎者存乎悔往昔賢豪如斯不乏近世郭尚書初任吳江頗著貪酷暨湯文正公撫吳郭公改行與陸清獻公並邀行取為世名臣假郭公以決足自棄其能免登湯公之白簡而為後世言惡者所稽乎諸君子起家科甲入官固由服古其或借徑異路亦必夙業詩書凡所徵引譔皆習聞南宋王海溪以黃堂樽酒感化所屬言顧何人敢企海溪唯區區之心不敢厚自菲薄敢誦習舊聞願與諸君子共勉而已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孔子曰富而可求也吾亦為之聖訓彰彰如是而宦途猶有藉以奔競為事者亦可謂不善讀

吾其言自知不敏公慎風夭民與吾民望剔加核羅聚所欲之積勞閱歷則與量移遵定例也至缺分肥瘠人殊甘苦懸心調劑以期均平實恐偏累誤公非關為人擇地言現在斟酌正佐班次劃定委補章程至於酌委之缺或因整飭地方或因調劑勤勞心迹難掩見聞爭許必加獎勸諸君子務宜自愛勿受愚弄勿求攀援幸不掛於彈章已見鄙於清議近來民氣澆薄必期共挽頹流諸君子級無崇卑分皆長人各飭廉隅以為民倡庶幾廉讓之俗可見而頑懦之風可息也勉之望之道光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武林陸言謹白

記直隸水道

道光二年仲冬就食直隸承宣使署調閱架存各州縣所送地圖貼說及漳河舊卷將現行水道撮其大要著於篇分畿南北東三路其西路迤南者歸南迤北者歸北先畿南者以漳水最關利害又所經道里至長也行篋無書籍可核對不能悉詳其遷徙之故矣

畿南

漳河其水勁疾剽悍遷徙無常有清濁二源一出山西平定州一出山西潞安府合於河南林縣會流東至交漳口濬縣之大邳山入古黃河此禹貢所載底績故道也自漢以後黃

河南徙下流淤塞始改由直隸境入海凡有三道始自磁州邯鄲永年曲周北趨滹沱河入海是為北道後又改由肥鄉廣平阜城東光入海是為中道其由大名府之舊魏縣元城至山東之館陶入衛初為中道之支流後遂為南道康熙中北流漸絕後南道屢決而魏縣大名縣兩城淹廢北中兩道遂絕而南道並潰敗乾隆中遂決河南臨漳縣之三臺地方南決至內黃楔逈入衛而漳衛交滙之竇公莊河受淤衛水不暢南決內黃之袁村垻下注直隸清豐縣之潭坑地方直省乃于潭坑下開引河引水至大名縣之岔河嘴北入衛而南北兩岸河南之安陽臨漳內黃湯陰直隸之清豐大名元

城南樂各州縣民田年年淹浸

滏陽河出磁州由邯鄲永年曲周平鄉至鉅鹿入大陸泊合

滹沱

滹沱河出山西繁峙縣合雁門五臺諸水至直隸之井陘平山又合固關諸水由獲鹿靈壽正定藁城至束鹿之大陸泊又合滏陽河東北由武强至交河分二股一股由獻縣東至青縣入衛河一股東北由文安大城至天津由大清河入海

滋河出龍泉關由行唐無極深澤至祁州會沙河唐河入豬龍河

沙河出阜平由曲陽新樂至祁州入豬龍河

唐河即山西滱水出渾源由靈邱至直隸倒馬關由唐縣望
都至祁州入豬龍河
豬龍河上合滋河沙河唐河下由安平蠡縣至安州入易水
易水出易州合淶水由定興至容城合白溝河至雄縣合豬
龍河并完縣安肅之無名小河兩道由霸州永清入桑乾河
白溝河出廣昌流入拒馬關名拒馬河至涿州與房山小水
合流至新城名白溝河至雄縣入易水

畿北

桑乾河即永定河古之無定河亦名渾河渾言其濁無定以
其河係流沙倏深倏淺而名之也出山西朔平府入直隸西

寧合蔚州諸小水由懷安至保安合洋河至懷來合嬀水入
紫荆關由良鄉固安至永清會易水至東安會滹沱又會衛
水由天津大清河入海
洋河出山西陽高縣入直隸萬全至宣化合邊墻外小水東
南至保安入桑乾河
嬀水出延慶州至懷來縣入桑乾河

畿東

白河由塞外入獨石口由赤城出邊墻又入密雲邊墻至縣
城南會潮河由順義至通州會
京師海淀諸水由武清東安至天津入大清河

潮河由塞外入古北口至石匣鎮會曹家路諸小水至密雲城南入白河

薊河一出平谷一出遵化州由玉田至寧河出直沽口入海

灤河受塞外承德府界宜孫河熱河柳河諸水入喜峯口至遷安又合塞外諸小水至灤州由永平至樂亭入海

大清河相傳為禹時海口然與碣石東西相去且五六百里傳聞之誤無疑又名三岔河以白河由北入渾河由西入運河由南入也然渾河又有別道可徑入海則俗以大清河由東去當三岔者近是

直省瀦水之地有三廣平冀州之間則有大陸寧晉二泊以

瀦大順廣諸水俗名南九河順天河間之間則有趙北口以
瀦𢇁西真定趙州定州諸水俗名北九河又名西淀跨淀有
十二連橋為中大道天津則有三角淀以瀦渾河又名東淀
東西兩淀近多淤塞而土人佔種茭蘆阻碍水道文安大城
兩縣介兩淀之間地最卑下故有破了文安𡓠三年不歸家
之諺直省水患頻仍多由於此

代大名兵備富敬齋爭堵漳河決口 稟戴使相

敬稟者竊職道于上年除夕將大名等四縣被漳河決口衝河旁淺各水成災及上年水勢直趨郡城恐掣動大溜害及城池并應否堵塞馮宿村決口加寬濬深豆公河各情形專丁馳呈中堂并抄稿稟明直督憲在案新正初四日丁回接奉中堂鈞諭初六日會同豫撫憲由永和田市一帶查至楚旺肇等因職道旋於初八日督同該府守令馳至楚旺迎謁蒙中堂面諭馮宿村決口以下並無河槽現擬將正河挑復而新決口門且不堵塞使漳河兩行各走五分溜勢試看一年再商其豆公河自宜加挑寬深唯查該處向係塩務自辦

等諭伏唯中堂熟諳河防恭膺
特簡自必會同豫撫憲籌畫盡善職道守土下吏豈容妄參
末議惟是大名地處下游上年受害實爲切膚恭讀
諭旨內有漳河關係直豫兩省民田之語
特遣中堂前來相度是直省災民不堪盈漫下情已蒙
聖明洞察若職道隱忍不言則無以上對
聖主而下又何顏以見災黎乎職道前禀馮宿村決口之水
淹及大名府附郭兩縣各村莊袁村埧旁洩之水淹及清豐
南樂大名三縣各村莊共計二百數十村莊者專指現被漳
衛兩河水患而言也其實清豐南樂上年被水輕重不等尚

有四百餘村莊皆因袁村披水套占新開引河使各村莊積雨無處宣洩以致被水而肥鄉廣平各縣之水向由大名縣境宣洩亦因漳河橫決頂阻去去倒流上泛皆成巨浸合而計之上年因漳衛兩河以致失收者不下二千餘村莊約計撫卹大賑修費以及蠲緩銀米不下二十餘萬兩又大名北境之紅花堤被漳水漫決淹及山東則必宜堵塞決口挽回正河將濬出正河之淤[illegible]兩岸舊堤加高培厚其旦公河估挑寬深亦將濬出淤土創築袁村壩一帶東西兩堤至漳衛合流之後河身如有窄狹之處一體加寬使能容受其入職道境之張二莊以下至岔河嘴五十里內河身比較下游一

帶皆形窄狹查河身過岔河嘴即寬至二十丈以外從無漫溢之事而近上河身止寬十四五丈不等竊擬加寬五丈使與下游一律其豆公河既係鹽務隨時挑濬此次若估明土方移知鹽政籌款歸入大工妥辦在鹽務併出數年經費得免歲挑戕淤之煩苦想亦鹺商所樂從也唯是展河劃堤經費不無稍繁然亦斷不至浮於續辦蠲賑之數如所稟實有室礙難行敢乞中堂明白批斥以開愚蒙而職道亦得奉鈞示以曉諭災黎矣冒昧直陳臨稟惶悚恭請福安伏惟垂鑒除稟直督豫撫兩憲外職道當祥謹稟道光三年正月初十日

陸毋莊太孺人八十壽文

事親之道非一而其要歸於安身士君子遭時奮發能行其志以貽親令名尚矣其或運際轗軻計出為貧或且一行薄宦晨昏遂隔然以龐豐之躬諉其將毋菽水之給出於仁者孝行懿情固無忝士人之孝矣其爲之親者心憺榮利湘勵於大義不使以家累變素操是以子有廣譽身受賢稱與夫覺刀錐爭筐筐厚斂怨讟以泊斷殖而蹈惡名者賢不肖相去豈間數計鄉莊太孺人者吾友芑園陸君之母氏也生長鄉貳之家來嬪縹緗之室荊布自甘婦道克盡洎渓浮捐館舍次君復不勝喪芑園橐筆千里良信不

時太孺人主持門戶辛勤備至迄芑園以末秩筮仕欲
迎養於省垣僦館太孺人曰一官匏繫況在需次挈
眷偕居負累滋重非所以勸廉勤教自立也芑園仰
承慈訓携一僮寓僧舍勾當差遣無所違誤自嘉慶
之初發役進廣分發蝟集每省至數十百人時差遣
以求沾潤所至輒為地主所厭薄不能舉其職芑園
雖屏當旅食又時賠畚縞紵之入以供甘旨然慎於
所職常先公而後私為長吏所敬厚其有權攝單車
往返吏安而民樂之可以謂是母是子者也予自嘉
慶甲子與芑園訂交於揚州次年芑園即迎太孺人
猶子脩睠兵備入關中展側至都下謁選來東於今

閱十九年尚未得為真官思歸省又不可得語次常哽咽悽惋予謂窮達命也通塞時也芭園棄走形勢之場數十年卒能外不失人內不失已以無負太孺人教育之恩是足以養志而承歡矣使芭園逐其所為雖能致身華膴倫極豈腆吾知太孺人之心必且有愀然不樂者其能以彼而易此也耶芭園之友在東土者聞予言皆以為善遂書以為太孺人壽

為王季旭題其尊甫遺畫

古山王君畫承家學名當世荆谿士大夫弆藏至夥而其家頗無遺蹟孫嗣季旭多方購覓得此册蓋其六十八歲始就婚長沙時作也後此八載當嘉慶三年予與遇於武昌同人爭求古山殊不應而予以不解畫法無所得又後十六載於揚州市上見小屏長二尺有半仿海岳一峰雲林烘朗各一幅蒼潤奪目即購歸驗其印章則古山筆也又後八載識季旭於都下季旭為翰風處壻既知為古山嗣人益親善又閱六載翰風試令山東巡訪於大明湖畔季旭出此册屬題百年來言畫者宗太倉王氏謂其風韻生

動為最上乘也然皆求之於墨而不根於筆是以雲烟滿箒徒增虛怯古山親承李文承州之指授上溯司農之椎厚奉常之蕭散而廉州秀逸之氣又時時出指下故與承州火異承州晚年之筆多古山代作善鑒者謂承州老而變法不知其出古山手也此冊雖火作而骨勢已成整齊中有錯落朴質中有姿態在常猶可寶貴況洗公手澤又散軼後所收弃耶予所藏四幅固揚復當撫村良信以廣李坦不匱之志

道光三年秋狀安吳包世臣獲觀因記

節母盛氏家傳

節母姓盛氏浙江金華人也其父挈眷賈山東之濟寧州業中落以故世次不可紀常熟蔣膽岵官汶上知縣納為簉時年十六嫡室金性嚴肅節母安於禮命能委曲受事無閒言金先舉子二因培原培節母亦舉子二文天培女一而汶上君物故未幾天培又殤貧無以歸節母佐金撫子女資縫紉以助薪水及文年十八就婚於番禺縣丞姚侍龍署遂留焉逾年舉子成而殁節母之女歸濟源李師彭者又無出先後夫逝骨肉凋喪備極慘酷然節母終不敢以私戚廢家事嘉慶癸酉因培知泰安縣歲年已七十始自

外家奉母姚至泰安庚辰成投効武陟工次得縣丞分發浙江而因培適被劾罷節母乃携姚及成婦王就成道光辛巳成補奉化縣丞成在奉化舉一子節母名之曰奉吾癸未十二月九日卒於成署年六十有二計節母事君子者十年佐嫡理家政者二十七年依嫡子者八年就養於孫者四年自貞恒德辛勤無不至庶乎無愧夙夜貽美彤管者已因培有文采善居官成智畧有過人者而慷爽無俗吏齷齪消沮之習能稱節母志乎俱予善成以節母行畧乞文故撰集如右而論之曰嫡庶之間至難言矣况以稚齒稱未亡人依嫡以居而所生又遠遊中更顛沛閱数

十年之乆者乎是非惟節母之賢也汶上君刑于之
化因培不匱之志並有可稱者節母例不受夫封而
年行並符
旌典予故次其事寔使覲風者得以采覽焉

三水縣丞姚君傳

君諱侍龍字雲峯順天大興人本籍浙江會稽父存仁以山西芮城縣典史被議君乃走都下供事四庫館就職府經歷籤分廣東告近改山東時撫臣驕貴不自檢君在都故善其弟被優接然卒以約身自衛失擢未幾撫臣敗私人深及於難人以此多君借補濰丞奉芮撤君諱服闋補汶上膺卓薦升署濰縣知縣有窮氏贖質女於富子而中途褒其貲於博與以歸乃自劃頭顱縊於富子之壁樹富子懼君卻其賂而察其情以圖賴定案君旋丁內艱屍親以受賄枉法誣訟君及對簿吐實君康明乃大著服闋因升署

官未引

見仍以丞歸原籤者補當局丞歷署新寧東安澄海縣事君署澄海時以丞俸滿催知永安縣既得者當之新任而洋盗入澄境刦客船數十艘盗既去上游議募米艇載兵艄追之君與代者聯銜白無濟狀大府怒劾其推諉既而知君於盗初泊内洋時欲以客船載大礮塞港口而估客皆謂盗必不敢入境又沮君即當代不受命以致被掠乃為君奏請捐復以丞留補缺於電白縣艇篷而盗艘猝至颶風覆其舟者泅渚至涯悉被縛計得生口并七百餘名盗既就縛而知縣埋欵聯銜報捷君曰此即去年掠澄海

賊也自伏天誅而吾輩以為利乎然知縣卒以此得超擢擭承造兵船有力者索賄不可得誣君幾中以危法及出洋遇風他艘多壞而君造者獨完好事乃解補三水丞遂乞休以嘉慶二十一年九月三日卒於會稽里門年六十有九配陳氏子三女子二長女適常熟蔣文有子成即以君狀乞傳者孫四曾孫四邑世臣曰余以嘉慶庚辰識成於都下年弱冠以縣丞需次頗能言西南形勝及民生吏治之得失余嗟嘆良久而成言自幼依君猶有似者終不能什一又誦君詩數首亦清澈可觀而卒以襍流偃蹇薄宦夫襍流之徑甚捷士之才勝而有文者不得於有司檄

趨之如鶩非甘居負下以濟其欲即羈靮柳槩鷙不自得遇與不遇皆遇塞不能盡其才是故自重之士日益少莫肯任禮義之防是所宜興為天下養人材者深惜也已

嚴贈君事略

寶山張孟如予執友也言笑不苟卓犖有奇節嘉慶乙亥春旅次揚州為予言其同邑業師之子今福山遊擊嚴君承泰字康夫者有文武才其贈君諱九皋字鶴峰為邑諸生任俠慷慨重氣矜常面叱人過於豪強與所迴互乾隆甲辰邑學傾圮贈君首倡興復拂宰意贈君厲聲力爭面邑衆侵宰宰銜之甚適贈君姻親汪某以索屋租涉訟負租者縊於家語牽贈君宰遂文致贈君繫於獄時遊擊已為川沙把總嗟臂作血疏欲棄官訴之於都贈君召至獄中語之曰吾之禍搆於學宮以彼之勢焰必無真是非矣父子

供因無損也光君能忍恥顯身將來力舉學宮以成吾志則可謂善繼善述者也遊擊湧波受命贈君遊沒於獄未幾卒以冒賑罷職尋亦病歿遊擊果考至今官贈君雖瘐斃然邑人卒脩學宮如贈君指遊擊積俸入購松柏數千株囑張君種之以終贈君之志並無浪語張君曰先君予足下師也知先君予者莫如足下吾上者不能明訟父冤以滌汙詬下之不反手刃父仇以洩忿懣使夫夫者雖速被天刑而獲全首領吾臂創如昔每一念反痛心疾首不可為人不可為子遂嗚咽失聲則信乎贈君之遺非其罪而當有後也贈君娶於溫今年登八十神明不衰孫鏡湖

僮生
閲侍郎
丁未春
序 胡

弱冠善屬文能世贈君之業[illegible]邑世臣諭之曰春秋
重復仇不討賊則不書葬所以敎臣子之忠孝也至
明切矣遊擘竟遵治命邑宰亦以罪去官而死今贈
君之志既成又厥後湊昌熾使人共信其无妄則天
之所以慰贈君者厚矣使遊擘當日奮不顧身期於
霧燗則贈君之事將轉晦禮有之人稱之曰君子之
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善夫

座主周侍郎六十壽序

道光甲申仲春之廿四日工部侍郎江蘇督學使者湘潭周公六十壽辰公前於嘉慶戊辰主江南秋試出門下者幸近師範先期稱觴而以壽言屬世臣唯世臣隸籍已十七年躓蹬日甚荒落從之無以發揚名德謹述所聞以詔於衆曰荀子有言君子安雅黃魯直有言士大夫百凡可為唯不可俗其平居無以異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雅者正也俗者習也囿於習則遠於正而近世之言雅俗也失其旨禮者尊卑之所共守必廢禮而摩自損則俗以為樂易廉隅者生人所以立必舍道徇衆則俗以為寬和其或稍植崖岸又

必旗其瑰麗以招遠邇則俗以為耻介凡是三者陰陽互眦優劣亦判然要皆為平居立異而不能自遠於俗者也公蒞冠入詞館課諭如諸生而不名其學術鑑別內外屏絕請託而不名其剛援引後進率情導諭而不名其謙靖其
內廷不傳納約之言贊襄大部不聞單銜之奏公之飭躬持正而不欲有異於人也如是湘潭當江湖之衝商賈輻輳大抵皆江西客民無慮數十萬嘉慶己卯與土民搆鬭殺傷[illegible]溷至道路梗塞者累月而撫臣吳公存化大為小之見希辦初奏與事寔大殊公既廉得其詳數陳激切至再至三奉
諭軍機大臣據公口奏由四百里寄詢撫臣旋入

命新督臣就鞫而調吳公撫福建吳公於公為同館後進嘗
從公問風土約有所聞知必詳告勿隱公既面奏歸鄉第而
吳公附摺差存問之書適至公遂於覆書切言是事蓋恐其
受惡屬吏使由己得實更正則獲咎較薄也撫臣既於急遞
奉
廷寄已不快於公又得調任之
旨尤恇懼恐及未代之先有所以中公而彌縫巨案者摺差
返得公書而長嗣汝楨亦附差致鄉人石給事細詢始末其
書併為撫臣所得遂先奏陳公書公以吏議落部務守編修
而客民之縣者隨摺指公名在都呈控撫臣見邸抄知前叅

得手而容民搜詞又已上達乃再陳汝楨書先後疊劾公既
除名回籍且得消弭獄迹一切如撫臣指絡正之無所平
反士大夫莫不愛其同類自子膽已為是言是故覆芘承審
衆洗寃冤而不暇惜者比比也公獨以維桑之故見聞真確
不忍使
盛世有戴盆之望
廷對侃侃慮無返顧深維輕重以致罷職而不悔設遇事關
軍國重且大於此者其必不屈於膽戀囁嚅不盡言以貽誤
事機從可知也魯直所謂平居無以異人臨大節而不可奪
者庶於公見之矣

今上即位就家起公為四品京堂而罷吳公守編修未幾公復以部貳奉視學江西之

命世臣計偕初至都謁公曰是役也

聖心未必有所屬然江西士人必不能無疑慮寬猛之間公其垂意公曰吾視學已屢初不知江西之有異也及公至其士民果相驚愕而公激揚澄汰悉如四川山西之舊事於是復大悅服任滿調江蘇江蘇學使治江陰值大水為患而舊令以憂去官接任者未習與情究賑非學政職也公目擊民艱慾白大府留前任經理荒政首出廉俸召集邑紳勸捐以助賑是時臬使林公在蘇則亦自任辦災甚力端委悉具不

避勞怨臬使出公門二十餘年甄陶最久故論者謂江省吳民之獲更生多公之力也公今年登指使神明益康易古文人書尚黃髮詩思有鮐凡以一身之自壽者小而斯民之待壽者大而遠也自非度越流俗安雅之君子其孰能當此者乎

上英相國書

世臣謹再拜狀上中堂許伯閣下巳巳孟夏戴文端
台世相侍席得親德辯並承詢及世臣僑寓揚州家
口較多手書致阿毓單栽植寒暖銘刻肝鬲嗣後六
赴春明自愁荒落重負期望是以瞻公門而裹足亦
未嘗以一紙慣隙非敢自外亮蒙垂察一昨五月十
四日有吳門友人至揚出示閣下四月初十日通籌
漕河一摺稿本如抽遲滯遲帮船改從海道使全漕
必達來年遂得河由海運粮百五十萬担其餘改折
以資脩河足其費用寬其歲月諸條擘畫精詳蓋臣
用忠天下共見矣反復誦讀誠歎誠慰世臣嘉慶初

年薄游海上深悉海運之便嗣以衎家樓漫口為撫
樵具奏草不果行因為書以示同志不知因何得撤
左右竟蒙採摘入奏高堰決口之時友人以河事為
憂世臣叱作滌室答問一書友人錄其稿致浦上當
事莫有能聽從者嗣見故鄉潘學士錫恩剡進奏稿
嘆其有心當世因錄稿寄之想未能遠達鈞聽揚州
去淮甚近河道淤阻情形見聞稍切故知必以暫行
海運專力治河為上策而閣下居數千里之外燭照
幾先竟主停運治河之說言舉世所不能言私幸迂
儒陋見有符賢哲窃欲舉其嫺火以助容光之照上
年十一月杪世臣因江蘇誠方伯徐舊居停賈出馳

往勸其顧壽海運方伯善其說而力亦能舉及十二
月望同年齊郎中彥槐赴浦過問世臣告以急籌海
運郎中孫擬稿以致汪宗伯嗣於今年三月奉上
特旨飭查而當事力持初議勞費萬狀漕河兩病今
雖閣下再伸鴻議未知當事果能以閣下之心為心
否也夫海運之事明白易行而當事難其議者凡以
海關稅額為數較少懼累正貲登稅冊者十不二三
胥吏乾沒日以恐以搭運漕糧致發訛覆為臣道員
素被蒙蔽及其利害切己亦能不怫詞護前故也然
行之亦得其術則亦誠有難為者敢為閣下悉陳之
沙船每六州縣之船為六幫共十二幫而通州海門

崇明三帮為大俱有船五七百號其船多之大户姓必畏事每有船數較少以人稍觧事為同帮排難觧紛致衆人信服因而求利者若承辦之員稍懷自私則人心不附其操守清潔者又或水清無魚不得惠以使人之道夫海運雖少漂沒之虞然所撓黠倉弊屬常有不能不議賠償章程以防奸弊必宜通力合作通帮分攤而帮內素稱觧事之人無利可染微言阻撓衆心便惑且本年春間事雖敝阻而上海依浦一帶尚封僅海船數百艘為擾累又海中自五月至七月颶暴無常船若下椗恐為將涑溉俟其期船未歸埠其難一也改河由海若使并可押辦交米盤入

浮海貲非槩從且不能移州縣津埠旗抱之費以供沙船水脚自宜仍照顧處與商議例令船商自營交卸而經紀花戶需索糧艘為數不貲人所共職雖有嚴禁事同具文此商畏阻其難二也凡是二難 世臣皆籌之有素策出萬全而謀之其臧則具是違殆難以與此間當路語也至於治河之道尤須分別嘉慶十年之後歲費千萬閘不落浦時所自孳費用非不足也是時猶云為漕事牽制至如今年減運三分之二催儹從容似可稍治河病而反致決裂至於東河並無漕艘而自嘉慶廿六年以至道光紀年潰溢四出歲月非不寬也堤潵河傳與衆導務人謀工拙猶

之前事漸可熟矣世臣愚昧之見欲舉海運必遴派公正通達人員至上海訪明三大幫之大戶及辦事為眾信服者禮致而告之使之由合通幫詳議利病呈明該員由該員稟請大府議定入奏即交該商等為幫目一切取責成焉天津收米之時不用通州經紀人等即就近調天津各報行斛手撥且寬給飯食犒今應差查買賣舊例過斛以每斛有錢二三不等通聽其舊不必禁止奏奉

俞允廣張諭示則商情踴躍而行無窒礙矣輿論新漕事在冬底辦理從容卯規莫滯運幫船遲在涑期之內文書往返無慮耽延若其諮詢機宜情態萬變

非可言悉 世臣 舊著河事各文諸學士皆錄副本從
前百文徵發衰勦多所採行無不立著成效或有反
其道而用之者亦即自貽伊戚補上文老皆能言之
閣下若不棄芻蕘就近取觀或有可備採擇者如蒙
鈞裁察核喻知曹路使之內外一切將見百廢俱舉
又非但河漕一節之文臻平成已也若任其泄泄誠
有如鈞指所謂稍事拘泥則其弊不至不可收拾而
不止者 世臣雖草茅伏處原其利害實亦切身故敢
錄淶室答問舊稿附啟鄉沈廷桂上舍附試之便囑
其轉呈臨楮皇悚伏惟垂鑒道光乙酉五月十八日
世臣謹狀上

漕河駁辦題辭

嘉慶十六年康君星源自白門附糧艘入都時南河屢決甫塞即倒灌運河淤墊旁溢縴道清口常至如平陸君精悉漕事恐一日有誤為

國家深憂乃為兩截盤運之議條列十事請留蘇道回空之四十七幫於河北催餘幫渡河即來閘禦壩使河淮分流於清江迤上之彭家馬頭開橫河拉壩下安徽江廣之船挽入橫河抵壩將米盤交蘇幫代運赴通其浙寧之二十四幫先代蘇幫運米至淮過壩乃回次受載本米抵壩盤交接運其收於水次交於通倉仍各任其本丁漕項倉費核程遠近

分別津貼南北商貨隨糧過載移三閘五垻提溜之項足當
盤垻經費而有餘官不增費丁無加累商旅通行民用不乏
是其大都也以是年六月呈請都察院轉奏臺長百公心善
其說
上即以百公為兩江督臣至江南會漕臣許公河臣陳公核
議進止仍
勅部臣致君就三院於清江浦以備諮詢許公督尾幫至德
州接部飭恥碩畫不自己出逐條駁斥以為萬無可採單銜
先覆論罷之君指許公駁稿逐條辨明百公重違許公意君
遂并錄原議為私書一卷名曰漕河駁辨藏於家道光四年

竹西藝集圖記

甘泉焦種梅從其鄉蔡鶴谷學鴻真之藝鶴谷前以工畫與予同爲客徐宮保南河御署繼家君尤譜湯以意測顧虛消息之理不得傳注而參得真契是以其畫益超超有懸解種梅從遊未弱冠即盡其法焉諸細宵逼肖而起君意態尤能自在流露可賞也揚州四達之區亦多藝術四方有技能者焉亦無不集則每留棲止種梅況玲瓏山館行庵文燕圖繪共時文人術士賞菊之盛而慕之因集土著流寓之有得於八人圖其貌合爲一卷卷首起處作老樹兩株下設四方屏風橫置短榻抱膝坐榻沖者爲清浦許梅甫鉄

坐榻端者為仁和趙穀庵屏風之西有宜石山山北
有樹樹下芭蕉數本當為皮几左几上若具罏香毬
駮有古澤几南坐小榻持畫卷者為江都倪曉村夬
山石而坐者東為江都汪溪步清西為甘泉唐璘圖又
南坐為皮椅與借庵道語者為錢塘沈蓮舟倚山石
坐者為焦山借庵長老其南有太湖石小山旁有逗
童子藝菊立而觀者為閔蓮太師淇其北有紅欄數曲
老樹夾之可藝人其文而拈菊枝者為江都劉古尊
袖手立其西者為江都殷曉樓紅欄盡處有竹數箇
竿前有石几端坐而撫琴者為羅兩峯煉師文淇幾
者為滄州張春巖夾石几而坐聽者東為長洲周小

巖西為山陽周瞻峰竹徑前對生䌲床展長卷者東為篛谷西即種梅當卷中而俯視者為旌德汪玉屏稍東翹觀者為江都汪小梅莫不俯仰談笑識影辨聲唯種梅為篛谷焉餘俱出於種梅樹石器具花竹則蓮舟燒春樸園小梅構成之篛谷倩種梅過予請為記予與篛谷交至久新識種梅賣其雅馴有家法圖中人又多舊識故為題名同竹西藝集而記之曰晉卿以貴戚推豪集卓然高致名動四裔者東坡先生以下十六人為西園雅集而邦門馮氏以叢離餘財衍謗當時而言之去亦欲集十六人以繼西園其心可謂勞矣然其中如汪謝諸賓能自植以垂聲後

世即方環山程香溪厲樊榭諸人亦皆有所深造名闤都邑鼓揚州稱賓客以馬氏爲盛淩袁至今當途之門不關富光之炙空冷而諸君子自挾其藝溷鬻翰墨之場徒以口腹爲安是累也斯可爲發一太息者矣道光五年九月九日安溪包世臣書於小倦遊閣

隆慶寺同戒錄序

南宗沙門傳戒者多矣，然戒不難於傳而難於持。既不能持，則傳何稱焉？沙門無事聚食，其身至逃，非以戒律約之，則心意之業習積，殆為五濁所希有矣。然而入壇五旬，繫頸珠、倚跌足者，共謂為標相，永定，是不得不名以得戒也。既得戒，則弁戒律於不問。未幾而以傳戒聞者，且比肩於江淮間，名為振興，而大教之頹敝亦甚矣。揚州故禪友慶庵志務持身心口之戒，三十年來，嘗一日居方丈而主戒壇也。然圓寂後，能以堅固繫依奉塞夷弟子哀慕之心，爭先布施，大闢門庭，遂以克成本願，而嗣法心朗和尚善守其戒

闡宗法而嚴戒律於道光三年冬開期集衆不召而來者至百餘人今年冬期又寫懺悔之上規啓紹階之正軌凡在茲錄者果能虔往是歸惺惺不昧如在壇時則慶公靈爽之所付囑護持者也故爲弁言以告新戒之有志於證比丘菩薩者道光六年重九日書

代楊桂堂給事敬奏開放舊減壩摺子

禮科給事中臣楊臏跪

奏為開放王營舊減壩恐滋流弊敬陳籌據仰祈

聖鑒事切照五月初八日户部奉

上諭琦善等奏勘明安東改河工程恐有滯礙請啟

放王營舊減壩以期掣溜通漕一摺南河黃高於清

以致河湖交敝運道不通前次張井建議由安東改

河以為黃水即可掣低禦壩即可啟放現既覆勘籌

商多有滯礙不若開放王營舊減壩之較為得力著

即照該督等所議辦理所有開壩挑河堵合出門並

一切土埽工程及撫䘏事宜共需銀三百數十萬兩

著戶部預爲籌款俟秋初該督等奏撥時即可迅速
撥解工次以資應手欽此業經該部附片覆
奏並行文留協各該省預籌候撥在案臣查減壩下
游本有鹽河一道節經請項備濬預備減黃今若止
爲減洩盛漲無庸先請撫卹若欲騰空河身以便挑
挖下游使黃河水面落低啓禦壩以達清漲則是以
全河之水盡由舊減壩口門下注便與嘉慶十一年
十六年該處兩次缺口情形無異溯十一年因放壩
跌塘成口十六年因下滲工漫成口固由人事失宜
尚屬天災雖然其時口門下游之清河桃源安東海
州沭陽五州縣田穀將熟頓付洪濤淹沒墳墓衝塌

房屋以及諸合池仍水之漸次涸出已過播種之期
是該災民得歸業者計亦五六所得歸業原民氣亦
難期驟復雖以撫賑蠲緩
帶與莫豈能紛一決之不決所哉況安東海州東濱
南北寬百餘里盡係葦灘迤北又有雲台山綿亘東
六十里攔截海濱沮遏黃流停淤倒漾旬月之間難
沭陽桃源清河各縣地勢稍高齊口門漸遠之處皆
成澤國泛濫漫衍洄衍頓但上游水勢節節抬高所
以十一三年減壩成口之後湖水仍不能外注衝決運
河東岸之荷花塘災及高寶興泰山清鹽阜各州縣
繼漫黃河上游南岸之周家樓溜勢注堤又漫逸上

之郭家防為睢寧全境及宿遷桃源南岸村庄之害又復分溜エ堤漫北岸之蘇家山淤墊微湖並窑灣一帶運道十六年減壩成事之後繼漫上游北岸之棉拐山穿運成渠邳州宿遷村庄多被衝沒又逆溢上游南岸之李家樓史家及河南之歸德安徽之鳳泗江蘇之淮揚各州縣下墊上漬歷有明徵是減壩一成口門不僅為安海五州縣之害已也況十八年於減壩迤上二里許審度形勢補還石滾壩之時因壩上壩下高低懸能增做石閘三座層層擎托以節制然迭遇盛漲滿漕逐細較量宰不啓放者誠以鑒於前事莫敢冒險以民生為嘗試故也況該處虛名

舊壩復係長堤兩次成事後塘深廣每至大汛加幫

幫護尚形惴慄今若於該處開堤放水騰河在

該督等自為斟酌重輕詳計利害出此變通制宜之

策然壩下五州縣居民百萬豈能盡喻苦衷甘從淪

胥而不悔且上游工段甚長又豈能必其不重出十

一十六等年之前轍乎然而該督等非不計及開禮

壩之為害下游與上游見儉也以禦壩不起運道不

通所關至鉅不能必出萬全是毒虵螫手壯士斷腕

之說也臣請又以成案證明之十一年成壩跌塘之

後司河諸臣先議就缺口以改河道嗣見成壩新河

斷難改成仍復大挑舊河挽歸故道然而淤衍未久

下游南岸之陳家浦北岸之馬港口相繼潰溢其時
運河清河倒灌如初自十二年以及十六年大半借
黃運河東西兩岸如千根旗杆百子堂小舟庄壯原
墩二鋪王家庄白田鋪等處漫口頻仍下河壁況近
日河身受病又非昔比是則謂放閘王營舊減壩挑
挖下游河身遂能掣低黃水啓放禦壩較為得力者
恐亦係懸擬之詞未必雖有把握恭讀嘉慶十六年
九月二十三日
睿皇帝諭飭南河諸臣曰從古治河皆以河決為
患未聞有言河決轉受其益者至哉
聖訓誠當為萬世之法守矣臣於前事見聞頗切伏

乞

皇上諭飭內外臣工從長計議務期漕艘可通民生

無碍使薄海黎獻共慶

平成則微臣芹曝之愚敬感無極臣職在言路苟有

所知不敢自黙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臣謹

奏

代楊桂堂給事上防河揭子

禮科給事中臣楊瑄跪

奏為黄河淤墊日甚大汎漲滿堪虞應請先事嚴防
徐圖治復以期安瀾利運仰祈
聖鑒事切照東南两河所轄河身長一千五六百里
於上年六月内經两江督臣琦善
奏明豫黄壩外河身一年之間墊高六尺有餘本年
正月内又經前南河臣嚴烺
奏明外南外北山安防海四廳境内黄河長一百五
六十里節年淤墊又於本年三月内經前東河臣張
井

奏明東河之蘭陽一帶河身淤墊中泓深不過六尺
又本年正月江督臣琦善等據前淮揚道潘錫恩稟
請於關家灘等處開挑引河逢灣取直于葉家社六
帶補還大堤於太淤尖一帶接築長堤以期河道通
利掣深積淤請
帑六十餘萬本年二月張井於東河任內前赴南河
查看海口請以北堤為南堤自安東東門工起至龍王
廟止改挑河道歸入舊海口使黃壩得以早啟等情
各在案臣查改挑河道事關重大而張井為此請者
自以黃堤外上下河身淤墊太甚人力難施是以
為此改弦更張之策與潘錫恩所禀雖工程大小懸

殊其為欲使河道深通緊壩得以啟放長船北達免
盤撥之艱用意原無殊異 臣切以為現屆五月大汛
將至改挑河道工長費多斷非旬月所能集事即琦
善等所請逢灣取直各要工亦未遽有蹟
奏是否不能速浚放水順利掣溜得力俱難懸揣 臣
查河淤則槽平而消水不暢槽平則底高而落水不
多低高則堤埽單薄則形勢危險道光三年以來
陝甘一帶徽旱是以黃汛未經盛漲而盈虛消息天
道之常設遇盛漲何可抵禦 臣聞和緩之方急則治
標堯舜之知物求先務河病亟深汛期至迫應請
飭下兩江山東河南東南兩河督撫諸 臣轉飭道將

應無分南北多集工料無分兩夜稽徵巡防守既
濬河無旁洩想涂衝突必可刷動底淤為以水攻沙
之計即使未能全河一律衝刷通暢霜期之後河槽
必有變更再行相机安籌自本年霜後至來年桃汛
有半年間暇酌可挪容疏導使河防複舊欒壩早啟
糧艘直達共慶平成也臣雖不習河事私念黃河來
源萬里兩岸多寡未能預知為此詳慎遴當之計是
否有當伏乞
望上聖鑒臣謹
奏

謝默卿詩序

予以道光三年始聞默卿之名于座主侍郎湘潭周石芳先生侍郎之言曰日亦按試彭城舊城司謝君先迎捕官詩謁呈示吾竟所罪而浮沉下吏無以洎達予心識之閱三載始開年江夏陳玉生觀察於白門則謂謝君初謁東山即奉差襄籌宿遷遇事能任辭机權無苟且予又忘識之是年冬以就食游江淮與默卿共事月餘見其勞怨不辭覺嚴適中夜則讀其近詩與侍御所稱論者風格遒適上可喜記知侍郎觀察所言之皆信也然侍御往乎非徒文采照曜已也存肩艱鉅洞判無與謁而能賞默卿之工詩

覩寮靖共史職當興草者無不籌所以舉遊猶復樂賓從飲酒賦詩風流蘊藉無留據之色而復賞默卿之任事是默卿雖見知於裕而所知猶若有未盡也然以默卿之工詩不使之置身著作以盡其歌詠鼓吹之能而其任事之材又不獲控繁劇投散擇不及達時見端於詞說矛是以誦其詩想其處事亦能不為默惜尤不能不進而為人材惜也工謹奧鄧當別遂書其卷首以告繼此而觀默卿之詩者道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山東西司事宜條略

道光七年四月小住吳門邵陽魏君默深見過述新任山東承宣賀公之意代詢東省治要答之如左

周公告魯公以治魯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齊桓公問如何而可以勝民管子以為非君子之道故記有曰聖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邱陵大樹人解衣止息下其以為期約者可知也又曰周鼎著鼠以為馬履之惡其不陽鬱者不陽也故為政之道務在自勝以通民情而附民民附則從令而不陽之遠行不可知之政除已當路以不可知為政求鬱民也久矣而山東為甚山東民氣最淳朴又飢渴易為

飲食從前州縣有稍治民事者其去任也無不扶老攜幼
板輿鋪飲垂涕而餞之則其致結隊上控駕越赴都者可
知也嘉慶之末山東疆吏以救弊為說嚴盜賊之條加越
訴之科而其風更熾近年頗飭吏治不專事託屬以虐民
而告訐遂為少減是亦民不可勝而易治之顯證矣非以
己卯庚辰間就食伊土略悉梗概故條列數事以備採擇
所言平平無當遠略况事隔數年與現情未必符合聊自
附於俗變相類議罪易行之云爾

一宜審定缺分肥瘠使調劑派撥均平以息物議也工游
舉動難保無誤所屬持以為說若應時改正所謂吏也

皆仰或謂用下持上有關政體必欲遂過以勝之於是不公愈甚物議滋起極力周旋大阿倒持山東前事如斯煩顆查山東舊有十七大缺今昔情形互異如膠州利津本上缺而變為中臨清滕縣且變為下容城本下缺濰縣即墨本中缺皆變為上而胥吏仍照舊案攤派苦樂不均日滋嘵瀆又霑化福山昭遠新泰蒙陰嘉祥鉅野舊名七大苦缺免派一切攤捐仍每年每缺派鄰縣協濟辦公銀二千兩嗣以議提節省歸於藩庫准該七縣以空函批抵解司案有議提節省卷可查後以各州縣批解節省不足停撥最後并一例仍攤捐款該七縣益至竭蹶日

增新虧該乜缺中新泰鉅野得項較多而新泰差務兩
尖一宿甲於通省鉅野無款窩盜藪辦公之費數倍他
屬凡此前此事之師核以現在情形推類可求應請詳
細察核詳定新章俾派撥平允而調劑亦有準則
一宜杳禁司書獎賞以紓官困也司書訛索州縣情狀百
變其小而顯者如送到冊結以註語不符冊式不合及
挖補未蓋印信（此層每多司書捏換）等情駁換追遵駁重造又尋
別端再駁即繼以查取錯誤遲延各職名多方恫喝必
飽其慾而後已又如量地丈捍部頒碑式不肯纂發嚴
飭造送請驗及差送候驗則擱不行來是候久淵四

又復飭提種種同利歷指難數蓋上司官以察屬為職
必禁有司之侵
帑剝民尤必先禁書承之剝官所謂治自內始也州縣重
困非如携手庫藏即取償於閭閻司書苛求亦困州縣
之一端也應請逐細查核刊發成式俾各書有所遵循
司書不能上下其手至借給籽種一案東山從未實放
請提歷前屆冊籍查驗放至累萬收不及兩民即無良
何至如此皆司書句串不肖州縣禀辦分肥殘廢兵丁
一案盡係司書乾沒以
國家有常之經費填官吏無厭之谿壑凡似此類應截

斷限流

一宜督屬清釐案件及自理各詞訟依限結正以達民隱而崇政體也山東訟風素熾然隸臬司者十之一二隸藩司者十之八九故省例于

欽交部交案件每月撫部及藩臬兩司各奏結四五紙詣之月摺良由州縣專以錢漕為意於聽斷大都怠慢而佐理之友吏多不諳條例玩視民瘼雖雀角細故常至抱延歲月廹成上控上控則發回本縣又廹成京控京控又發回本省委員與發審之友商同盟之高閣每有原告瘐斃押店具文銷息猶習互牢交惡彌甚及征汲

錢漕時紳民連名控訐輕則發府重則提省原被數十百人拖累經年官民兩困山東條銀加耗本不甚重一銀錢收錢百八十餘文先正耗銀共一錢一分四厘又有庫戶書及門印厘頭在其中官餘無幾漕米雖重者至兩个八輕者亦兩个四二斗八升先一斗名兩个八兩个四同此然正漕每畝不過升許連浮收之數不過三升民力尚在可勝非蘇松之每畝正米至二斗許浮勒及倍中歲田中所收或至不足償官稅之比也官除兌費每石七錢又道府漕規倉費及漕後盡情諸費每石攤銀三四錢之外每漕一石尚可贏餘銀兩許其漕少之處則取給于捲零無漕州縣則有集頭規費及落地稅除羨大苦

缺自非揮霍性成與積累夙重者辦公儘有餘剩故東省官之受累必以訐告條漕而訐告條漕之源則以平日不能受理民事以鬱民氣上控之後曲意拖累以積民怨于是一二棍徒乘閭閻鬱怨之氣出頭訐告條漕合屬良懦歛貲以敗之故棍徒訟雖不勝而所獲已多且得美名于鄉里而上游不明爲治之經以爲條漕加耗關係通省羣謂刁劣梗令必欲以嚴法勝之眞大誤也應嚴飭各屬盡心於户婚田債各細件迅速結正以杜訟源使民情歸附則輸將踴躍而新虧可息舊欠亦可以漸籌補矣

再山東鹽商多係無賴子弟認岸行銷措課不完以挾制有司絀課才數十百兩而雖使彈章一出常開缺至三五州縣及其賠補課開復受累已深虧空之源此亦其一孔也又東省有城工銀百五十餘萬兩交商生息以為逐年脩城之用而本利無償至通省無一完好城郭以方地集腋之項縱奸商之富可謂耗財于無謂矣又司書捺案不行嘉慶十四年

恩詔豁免穀石至廿四年尚未辦出庫項繆葛各科分承竟有銀已上庫歲餘而委提尚絡繹道路者（已卯七月予入藩署查出示革兩書有案）州縣填解大批送院掛號有遲至三四月掌案不發

司看東省批解錢粮例先期將解役姓名銀數日期通禀

竟有虛發一票久久不到及嚴檄飭查該州縣茫然不知

者（己卯冬經手此事至七八次）又東西兩司賞識各殊西司以批解踴

躍為上考東司以聽斷勤能為上考自非撫字催科之長備

于一人則東西常至齟齬上游俱秉公直而所屬漸成畦

町此不獨東省為然而東省為甚

毛詩禮徵序

季懷以嘉慶戊辰秋始學詩至丙子冬推鄭氏以礼說詩之意為書十卷有自序而無大名既而棄之又六年乃成學詩識小録十三卷予于其不稼也已掇淚次之于状今年春撰集遺書檢得致仲虞書稿有旧學詩八年自謂有得奮然欲述詩礼原鄭一書今編次粗就殊不足發明鄭氏僅徵舊文供制舉家撫拾而已覆閱之令人慚恧而家伯氏以為不可投棄俟與晉之刪定足亦若見此稿未殆當勸吏不以齒于吾黨也蓋季懷之深于詩而不自滿假者有如此然孟瞻孟開交覆其書僉謂援引淹通實足導來學

之前路故原李懐本意名之曰詩禮徵文先校而梓之其藁草紛糾鉤勒捽雜間有繁複待芟統類未一之處則子穎孟瞻賓叔孟開共有事焉仲虞遠在旌德相距且千里將來郵寄成書如指摘疵纇當更正者削繕以從固李懐之意也道光七年六月十九日

從父兄世臣書

清故四川邛州火井司巡檢楊君墓志銘

君諱長泰字履安姓楊氏宗故望遼陽義州先世用靖難功授本州鎮將十葉相繼崇禎中太子少保左都督國柱與猶子賜蟒王都督振先後戰歿於松山其宗遂覆振仲弟捷亡命海澨

世祖既定鼎念東南尚未歸化求故明名將裔知兵者乃用薦起其家論平江西福建功至世襲輕車都尉歷官至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督昭武將軍留鎮江南提督水陸諸軍事

賜籍江南揚州衛左所後遂為江蘇甘泉人薨贈太傅謚曰敏壯 聖祖御書丹誠二大字為其

賜第額而稱以老將軍者實君高祖曾祖懋緒直隸大名兵備道贈榮祿大夫祖鑄古北口提督署直隸總督改山東巡撫考景達延綏鎮總兵左遷沙州營都司君年方成童延綏從大將軍雅尔哈善征回部三當霍集占戰皆大勝大將軍嫉其功中傷之逮至

都

高宗察大將軍奸妄得減死論戍塞屯君里居聞耗即挈一奴小金萬里趨侍延綏尋起用沙州營都司君乃奉命就婚外舅商潼道署成禮仍出侍塞下未幾延綏墜馬傷足因得奉歸里第十餘年不去左右洎延綏病廢族子大學士應琚督師滇中以失律致

以伯兄景震守嘉興至被議籍產戍東陲季弟景素歷督浙閩兩廣直隸至太子太保然身後且二十年怨家搆舊事復籍產戍其子兵部遂司炤于西域惟景震之孫大壯襲世職為參將而兩足蹩不仁簪纓淪替丁黄凋謝期功强近不數人率無以自存立君乃謁選求微祿得四川邛州火井巡檢時兵燹方亟户口逃亡而有司掊克益深君一切務為寛厚順人情以理論說民便其教川例治盜至嚴君捕得但追贓給主薄笞而遣之率不過十板然所遣多能改悔為善士以為此身乃楊十板所賜也火井轄十餘集市民皆福建江西湖南北貴州五省客民各立一客

長部斂其屬以答應徵求率通胥役為奸利君悉擺
苛令而更客長之擾市太甚者市為之平火井有土
練三百君課以擊明示息信樂為用適兼署吏目而
印官以他事公出檄君代行州事妖人王應龍謀為
變里甲察其家君故善騎射久侍延綏于塞下尤習
兵事遂部勒字捕事宜賊知謀泄倉卒不及期糾現
黨千餘人裹紅巾起君料賊不敢逼城必衆虛趨火
井星馳率土練遍之于金台山大敗應龍追入蠻洞
生擒之邛人既免于難深德君訟君功于大府然大
府竟莫能以君名上者孺人屠氏諱玉輝湖北孝感
人屠故孝感自族伯祖沂浙江巡撫為名臣父用中

由知縣歷府道內擢鴻臚寺卿孺人從君之官年已踰四十為君納蜀人陳氏為嗣生子亮不數年物故歸葬其黨而撫亮如己出洎君卒官孺人攜亮扶柩道峽江邛人夾岸設奠泣送者訖其境不絕而土練范源竟護君喪至里門乃返蓋往返萬五千里云舟初出峽次東湖有盜括其裝唯圖史數百卷路費百餘緡源挺身力拒被縛盜呵之源曰吾楊巡檢故部下練卒也孺人公子歸公殯無資財具僕僕嫗故以死相衛耳盜驚曰楊公果清官兩日尾其舟行閒孺人課幼子甚切亦賢母也子又義士犯之必不祥遂釋裝去范君義足以感群盜而君之所以感范君是

可為動色嗟嘆者已時大壯已病羸而

賜第入官後轉歸市估郡中賢士大夫賻贖以祀斂

壯孺人乃得携亮居邸第然慶弔問遺親舊無失禮

有稱于鄉君以嘉慶九年卒於邛年六十有三歲明

年葬揚州之西郊孺人後君二十三年卒年八十一

歲當道光六年而亮以藐諸孤長于君母卒能篤學

敦行為有見之士孺人卒之次年亮卜北郊雨臯橋

榮禄墓側壤吉將以道光八年正月二十六日改葬

君而祔孺人亮故從予遊冒風雪涉大江絕黄浦千

里至滬東述君與孺人之行誼以乞志幽之文庶幾

有懷明發者予次其狀而銘之曰

三世為將道家忌煊赫難求稅駕地薄宦人謳召伯
愬雎伏斯能樹爾類有子曰亮承裘墜緒念松楸思
善繼

儀徵縣學生王君妻劉孺人墓表

孺人諱　字　姓劉氏揚州甘泉人也祖健地揚州府學生父鄉久國子監生孺人年二十六歸同郡王家幹劉皆舊族孺人事翁姑接戚鄰咸有禮則見称於二姓生子三僧保翼鳳慶保女子子一僧保娶于嘉興朱氏有孫四懋和燦和泰和貴和翼鳳娶于江都唐氏慶保尚未娶女子子適甘泉士人蒯徵九孺人以道光七年十月二日卒年六十有三歲王君籍隸儀徵而家郡城揚郡土襟沙塗水迴復而湍急居人多作負販富饒簪裾修遊觀傾耀閭閻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無右處自敎守身不貳者乎而入內

則困于交謫出門若無以自比家室為累同於縲
貧厥初心所自來矣王君有聲庠序數十年偕保為
童子即冠軍翼鳳未弱冠補弟子員同列無與為偶
論其家世程其人材稍規時俗為俯仰者此其居揚
州不貧而父子脩脯所入常不給薪水衆葛未得以
時具而所業日益進所守日益堅然則孺人之相夫
育子使得從所好以自成名者可不謂賢哉王君將
以道光八年十一月二十有四日葬孺人于西郭金
鼇山之麓石街偕保翼鳳乞文表墓故按狀而系之
並為辭曰
是維女宗宅是幽宮以利其嗣人無忝爾家風

巂葉堂文鈔序

天下之所為貴士與士之所以自貴者亦曰志於利濟斯人而已然學不足以輔志則夸大少實識不足以將學則迂疏寡效氣不足以持識則瞻顧無成然或負氣太盛又常致激切僨事如山澗暴雨之集橫潰四出一往而涸明僉都御史凌海樓先生由知縣擢御史廷諍天下大計拜杖歸田及起用原官風操彌厲朝政幾肅甫膺顯擢旋被中傷逐其氣矜之隆意必句決目眥字流血淚而章疏詞指巽婉和協一若有所必不能已而後有言者可謂好直而不蔽者矣丕被誣屢弃之後其能放情山水逃心禪悅者已

為超絶流俗而先生居於澤國深求疾若委曲達當路卒使水有所歸出鄉里於溝壑是其用之不終於國者必求有成於鄉守氣平用識審夫豈矜名買慣之徒所能望其項背耶先生詩文甚夥稿藏家祠裔孫曙求之數十年乃得録副若資宴擇其實關世用者得若干卷鈔付梓氏使後世尚志之士受而讀之如坐和風祥日中而知驚飈怒霆之不免有濟而賊性寬柔者亦有以自勉不至坐弃於委靡焉天下事庶幾有起而力任之者乎

一彬益和尚像賛

和尚浙江黃巖縣林氏子童時趫捷尚氣俠常負重騖越山徑出入甌閩日行百數十里羣少以為豪年二十八力悔夙行捨身本縣萬岩山之法輪寺不數年記誦經典語録各數百卷徧叅古德傳磬山之法於天台山茅蓬正海大師和尚悼本師具足道德未得主席又深恥因人成事不能昌本師之風教行脚吳門見臨頓路有靈鷲寺係蕭梁古剎而山門三椽之外盡為荒蔓遂馳其負擔矢志興復示現感應竟還舊觀吳俗崇尚釋氏櫛宮相望率居積豐裕莫脩苦行和尚表明心印獨領桂香遠近歸從趺坐廣單

者至二百人爾惟辨難應機立斷校錄刊布與國清

曜治論說相上下僧俗讚嘆又延主楞伽半塘諸寺

晚年以社壇之湧蓮菴為靜室其地閒於閶胥塗徑

通達拓宇以接衆較靈鷲尤宜和尚命法嗣永華曾

敎經畫之至道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開堂未就

而和尚圓寂世壽七十一歲計和尚生平所得布施

不下白金二十萬悉以建寮宇置常住已身未嘗着

絲裘雖暮年遇雨雪必以油傘油鞋從事未嘗乘肩

輿縫紉必用棉線漆飾必用瓦灰持戒殺之嚴如此

日再食唯鹽韲而已晰夕拜經當膝處皆穿旅邸舟

航不間也永華親承付囑必終其志更名為寶蓮寺

供像開山以别於靈鷲予辱交於和尚廿餘年未及銘塔故讃其像曰

謂和尚為内重耶胡為号召之衆而興建之勤謂和尚為外重耶胡為奉身之約而求道之殷心乎濟衆貞之四十年卒不以利其身庶無愧於乞士為閻浮之所共尊

書故明郡贈太子少保榮祿大夫左都督懷標總兵楊國柱諡忠義義州楊氏世為遼薊名將先是崇禎十二年金國鳳被圍松山諸大將莫敢赴援崇祿之兄子振以副將請行遇伏被執使說城中降而振告以援兵即至被殺至十四年祖大壽困錦州洪承疇以八大將往救榮祿先至陷伏中四面呼降而榮祿突圍被矢墜馬以卒蓋即振殉難之所榮祿與振當時並有小無敵之稱而歿於敗殘廷議優卹之以勸勵忠貞者亦不可謂不至而大帥望風奔降相繼卒至革命豈果忠義湮絕激勸無功哉良由死事之報雖隆而酬勳之典卒牽於弄筆媢功之徒僨事之誅不

果而斧鉞之威專加於守藏忤奸之輩并謀不食可為千秋炯戒者矣此告下於崇禎十五年其時國事久非然告詞與書字尚尔整飭而製軸尚未至苦窳是其心固不甚苟且也而宗社為墟近在匝月此古人所為篤信陽九百六之說適世無悶而不悔者乎

道光八年七月朔

續錦瑟詩題辭

程君韵篁一別三十年忽相値於白門出示續錦瑟詩五十首予請其命題之旨則以悼室羅夫人而作也羅產於蜀展轉入秦中以歸韵篁舉一女而殤憂思遂卒年二十有五韵篁謂玉溪錦瑟詩爲悼亡妻瑟次於琴故以爲喻一弦一柱思華年正當二十五歲腹腴情事始節節靈通矣予歎絶以爲懸解逆遥吳中來君蓮亭而告之蓮亭則謂玉溪集首錦瑟蓋義山之自序也以瑟聲最悲故以自況身世一弦一柱思華年其時義山正五十也腹腴所言則歷舉生平所遭而以當時惘然結之二說出而前此名論廢

矣翁亭能抱持大體論世以知人韻亶情觸境生意逆斯得繹無違詰之義謂非可與言詩者乎予自髫冠輟韻語集句尤生平未習然觀其矜巧跌宕壯胸中所欲言如天衣之無縫而可與香匳集並傳固亦藝苑所共觀睹也道光八年八月既望小倦遊閣居士書

瓜洲救生分局記

江蘇舟楫四達百貨之所集紳商醵金舉善堂者多然日以玩生司事者因以為利亦凌夷之所必致至唯京口救生局一舉行之愈久而不弊且其效至顯蓋京口間於金焦而銀菉北顧之麓又皆斗入江心遄激波濤高山下瞰時有巻風水急風利事出倉猝局船既堅緻所募篙師又皆肥美潮上下故遇狂飈驟發即放柁以救船不幸而覆則救再不幸而溺則救屍骸舟行之瀕危而藉以獲安者十常八九其民間船隻有要利梗肆訛索者局董又隨時為之稽察禁止湛者以白涫致之理行旅便之故沿江通津之

地多踵其法然皆不及京口之善京口對岸則瓜洲局亦以客舟入南運河赴燕杭者多道南岸而入北運河赴淮揚及由江路赴通海者多道北岸北岸行而遇風局船雖不分畛域立與救援終以中隔大江或不逮吉遂議於瓜洲設分局三數年間善信踴躍捐式與京口相埒矣予故為紀其緣起以嘉京口諸君之樂善不勸且以告來者使善守之是為記

吳山攬勝圖跋

右吳門李氏所藏石田吳山攬勝圖蹟真而予以己意拓臨者也上卷始鶴市虎丘西許市陽山天池天平支硎止於獅山城西迤北諸勝盡之下卷始橫塘而木瀆靈巖上方石湖吳山鄧尉止於魚詳職西迤南諸勝盡之憶嘉慶丙子夏滯迹吳門長洲胡眉峯吳沈小宛招遊西山自石湖至態墓往返十日眉峯選尤勝者為圖八幀小宛各綴以詩眉峯畫法得筆于貟嶠得墨于麓臺刻意皴染故言翰墨則秀潤可挹言山川則神骨不見予因倣小吳軒避絕人事一月合寫為長卷唯不工屋宇橫塘木瀆光福三市跡

難安置易摘再四停以雲樹顏助幽邃眉峯嘆絶以
為曾見石田吳山全圖二卷來雅胸中者三十年不
意今日得邂逅觀今年夏假館李氏出所名迹而沈
卷適在坡陀岡嶺卷傳山石之神令人忘其堆疊依
山傍水架屋十數樣即成集鎮樵人舟子行坐登降
儀如身歷而筆數一用本色比東庄圖之聚取諸家
更為調適因嘆真境自有真面非手不能結構再季
君惠假臨摹携至邗江轉入白門閣三月始得畢事
予以甲子識滄州張桂巖丈從受筆法一丘一壑聊以
自娛丙子與眉翁角勝乃爲真山今依巨卷又值戊
子而桂丈眉翁皆為古人撫念今昔為之慨然道光

戊子十月朔擬付裝池因記始末

吳醒蕉遺詩叙

謝君默卿既以道光八年九月九日遷其友吳君醒蕉之殯於虎丘而瘞之吳中詩人會者以十數謝君傷與吳君之訂交也以詩而散軼無復存者吳君之友程君素安葉君君績百方捃摭得若千首謝君受而壽之以板本且書其後略曰君性故豪邁激於所遇為狂易每酒酣謾罵人不能堪里生以作不倒翁自給死厝柩於義塚韋君又為之傳略曰君世業布商意弗屑也惟以飲酒賦詩為樂然當此負盛名通聲氣者君輙謾易之以是名不彰於生前拌將殁而予適至吳謝君出以相示見其侑觴章句盡心於形

吝倍犯之淸滌蕭常洽適少疵類絶不見所謂酒酣漫罵者使吳君果移而盡於諸詩不形於口舌則詩當益工而所遇或不至如是之困也然吳君之困不至是則謝程章三君子之與友也亦不過詩酒徵逐握手相慕悅而已言交於生死之際蓋自古嘆之讀是編者旣樂稱道三君子之行誼以風勵末俗而吳君善揮文能自托於身後而非眞狂易人亦從可知矣

清故文學汪君之碑 戊子

道光八年十二月十日儀徵縣學生汪君穀卒其同志友丹徒汪沅芷生甘泉薛傳均子韻儀徵劉文淇孟瞻寶應劉寶楠楚楨涇包慎言孟開旌德姚配中仲虞儀徵王僧保西御江都梅植之蘊生丹徒柳興宗賓叔甘泉楊亮季子儀徵吳廷颺熙載王翼鳳句生既各為文辭以紀其學行寫其悲哀又共琢石表其墓而涇包世臣以丹書之曰

君質脆弱而性和易居家藹如也接人退然如不及唯力學則精銳強悍進而不止里不敢復古人弱冠即鄙棄俗學委心許鄭集殘缺以求會通有齟齬不相

入者則旁稽博討夠深洞賾常達旦不寐又以學經
學史要須多在輿地故記前賢後儒各為岐說紛
出無依據唯近世之圖精審據以為本比輩精而究
事情口指手畫必得顯證而後已尤嗜作書約棲梁
分法為真行風發蹈厲有不可控勒之勢而遒麗
懸楷則積勞致瘠與且病且學益君之沒也年止三
十有五而病已八載然未嘗旬日輟學也君字小城
系出唐越國公世居歙明之季有國儒遷揚五傳
至君考靜始著籍儀徵舉於鄉以知縣就銓初娶吳
氏生長子楠繼娶楊氏生[illegible]及穀泰穉君娶於母黨
某[illegible]女而殁君葬之西郊金匱山君甚愛其女孟[illegible]

有子毓崧岐秀善讀書君雖屬意孟瞻故知之及君之亟也告和求為其子婦君聞而笑曰孟瞻厚我憐我及我女耶君無主後補以其幼子寅壽後君並卜明年　月　日以君喪合於夫人之窆自予弟世榮季懷從[illegible]游嘗遊於梅花講院因得與君及並生諸君交善其日相砥礪勗勉者不為人不速化本本原原不以得喪變所習予嘗以謂季懷所與遊諸君家居相距或數百千里蓋江淮英淑之所發越使得萃於一地相輔以有成夫豈事之適然者耶然十數年間諸君既皆困躓無善狀季懷顧不幸奄然物化而君又深為之續生其材實難受材而不負其生

為尤奪之難而遽而且酷至於如是天道其果可
知也耶然季懷身後諸君檢校遺書至四十餘萬言
厥幾雅辭有條理唯君造詣已深而著述未就無以
垂示來茲尤可悼痛是宜有銘銘曰
嗚呼小城以子守身之謹而不能厚其生以子稽古之
勤而未遠樂所學之成與傳辨雅文如諸君者不勝
哀慕涕隕而心傾也悲夫

揚州當江淮要衝，鹺賈之所聚，其士人大率務聲華，求沾潤，有而遺世遠俗，寄情寂寞，爭得失於聲律，究離合於比偶，所志固加人一等矣。遺世者世亦遺之，遠俗者俗亦遠之，故詩人者大率罵譏唉傷，所叢集也，不涉形勢之途，常至困瀕，終老子弟無所憑藉，不克世其業，嘔心鉥腎之章，遺棄於敝簏，斷爛於塵埃者相比也。斯亦志士之所大痛矣。聘閑上人住持揚州北皮市之椰蕺菴，其師長汀習齋上人傳其術，而所好則在詩，與小文遊，皆詩人也。數十年間，書舊凋謝，上人念逝愈生，平揣避諸君，當其摘管含毫，何嘗不

志在信今傳後耶，既無所遇於時，而集未刊布，稿多散軼，殆將泯沒無聞。苦心[illegible]僕歷有年，所得若干家，付之梓氏。蕭上人舊日共吟咏談讌者，略備於斯，以得詩先後為次，命曰幽光之集。近世選詩之刻，咸出太都，為順風之呼，以射聲利。上人為此，夫豈有所為哉？蓋其性情敦厚之所發，而不能自已者也。敦厚詩教也，觀上人用情之善，則其詩可知矣。

姚節母傳

節母姓張氏安徽桐城人考寓順天府治中姚
氏張氏族望甲安徽子女率聰慧俊朗然特門地習豪
侈而節母獨事勤儉言動必端恪及笄而治中卒服
除適同邑贈奉直大夫河南臨漳縣知縣加三級姚
原獻善事翁姑有稱于閭黨閱四年舉子東之甫百
日而奉直夭折翁以衰年喪子哀無次息邑思更不
能進食飲節母為門戶計忍哀慰藉持家事撫遺孤
翁迺漸不覺喪子之為戚也嗣姑氏患瘋痺轉側牀
蓐節母性至潔然扶持便溺洗滌褻衣婢媼不堪其
具苦而節母安之人以為難東之成既人節母為娶

於其黨連舉孫而婦殁道光壬午東之成進士分發
河南補臨漳縣先是邑人共舉節母節孝有
旨旌其門至是東之遵例呈請得
誥封太宜人迎養于官節母在室即喪兄又喪父
於歸不數年而稱未亡而姊氏又寡雖喪姑喪翁最
後喪母蓋自有識以來四十年間未嘗有歡愉之境
然東之留滯都中不能歸省者逾十年及通籍至署
而諸孫皆嶷然成文啟處有法度善讀書東之在都
繼娶武進徐氏節母至署即啓之治家井井然使東
之得不以家事紛其心溯節母生於華膴中更荼苦
既就祿養可自適矣而卒不以所處變其恆德者有

如此故工詩有集若干卷以道光九年卒於臨漳官署年六十有七子一即東之孫四世恩世熹世愷世恭女孫二曾孫二祀贈

邑世臣曰記稱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則弗友也者以其不奉嚴訓鮮克有成也東之自十五六即知名翔翔名公卿間而伉直重然諾無唯阿媚世之行及其治臨漳也予方客大名相距不百里東爲過訪政聲溢田畝間並以爲吾侯恪秉太夫人教有數事幾不能決太夫人指而決之言之歷歷可聽信東之之爲諸生也不以貧困而徇人其居縣也能治又能使四境歸德於節母也君子察東之不匱之志即節母可

知矣

湯賓鷺先生文集叙

予以嘉慶壬戌至常州先生前卒已四年而常州人士稱文獻者必首舉先生以為樂善疾惡坊表人倫多識前言往行其為文常依于闡幽顯微至再至三而不厭殆荀子所謂君子必好辨者也予既慕先生之為人不及見因求其書積數十年不可得及道光己丑先生之女夫張君翰風宰館陶為先生校刻遺集予取道過從因得受而讀之其詩導源香山而不襲其貌反復委縟必盡其意長律七古為尤工其文則長于記事論說以達意為主而横直自成體勢望而知為有德者之言足以取信來兹自唐迄今千餘

年以文名者十數家以詩名者數十家並以馳騁變化成一家之機樞為後世法守而學者就精疲神于此十數家數十家者規撫形模于長短疾徐之間蓋亦有庶乎維肖者已而常不足當有識之觀采夫豈古人不可學抑爭章句之末者固未能與于言志載道之大原也耶故其傑焉者沈研古籍必比類以吾身所親歷按切于吾心既了然無所格閡乃屬辭而注之手自述所見其條理指趣絕去依傍之迹而又不至於橫流奔放則其所詣雖未足與彼十數家數十家者比而能使讀者聞其聲如見其人則亦足以自植而不朽故自唐以來有書傳而不甚著者又不

不啻數十百家先生則其流亞也先生無子以從姪為嗣説者謂先生忠厚嚴正既愽學雄文不得於有司無所設施于世而天又靳其嗣息耶然往昔達人知漢之楊子雲唐之李太白孟東野宋之程伯淳近世之顧亭林是並文切物理道周世用彼啙啙之不可知者何獨至先生而疑之予少遊大興朱文正公之門大興實先生尊甫門下士淵源可溯予近又與翰風為至戚托覲帥之末屬故不辭不文而書其梗概以告觀者

清故國子監生凌君墓表

江都有生于孤露不假師資自力學以成名者二人曰拔貢生汪中容甫國子生凌曙曉樓予以嘉慶六年遊揚州則汪君前卒及十年再至乃識凌君君生貧而居市十歲就塾年餘讀四子書未畢即去香作雜傭保然停作輒默誦所已讀書苦不明詁解鄰之富人為子弟延經義師君乘夜狙其軒外聽講論數月其師覺之乃閉外戶不納君君憤甚求得已離句之舊籍于市私讀之達旦而日中傭作如故年二十乃棄舊業集童子為塾師稍稍近士人然或僅陋不足當君意故君學為世俗制舉文無尺度同人亦莫

肯為言者而童子嘗從君遊則書必熟作字正楷以故信從衆脩脯入稍多益市書君有甥儀徵優貢生劉文淇少貧如君君愛其穎悟不忍棄之遂束自課之且教且學劉君齒未壯即以淹通經史知名江淮間而其學實自君出君初識予問所當治業予曰治經必守家法專治一家以立其基則諸家可漸通然心之為用苦則機窒樂則慧生機窒者常不卒其業凡讀書不熟則心以為苦君自取熟者治之可也以君熟于禮遂勸君治鄭氏又以古注義皆激射回互非深通文法則倉皇不能得情事因勸君先誦嘉隆經義三十首每首以三百遍為度君既習之得體勢

乃出故編脩武進張惠言所輯四子書漢說數十事及予與庶常陽湖李兆洛增綴未就之稿援君以為治經式君既明古人文法隱顯疾徐之故益樂益憤歲餘稽典禮考故訓補其不備為四書典故覈六卷以見知于故梅花山長沂州知府歙洪梧君名始起君既治鄭氏得要領又從令寧國訓導吳沈欽韓問疑義益貫串精審嗣閒令儀制武進劉逢祿論何氏春秋而好之及入都為雲貴總督儀徵阮芸臺校輯經郛盡見魏晉來諸家春秋說深念春秋之義存于公羊而公羊之學傳自董子董子春秋繁露原天以尊禮援比以貫類旨與詞賾莫得其會通乃博稽旁

討承意儀志梳其章權其句為注十七卷以昌絕學又別為公羊禮疏十一卷公羊禮說一卷公羊問答二卷嗣阮公出鎮延君入粵課公子君時方家居讀禮以喪服為人倫大經後儒紛議是非頗謬作禮論百篇引伸鄭義洎至粵與阮公商榷删合為三十九篇為一卷凡君所著書三十八卷五十餘萬言皆有顯證絕雷同附會之說足為來學先路君娶同邑范無出別宅嚴舉子鏞而范尋殁君繼患風痺養痾于董子祠之南倫道院遂以道光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卒于寓廬年五十有五鏞雖始齔哀慕如成人劉君卜以是年八月八日附君于雙墩北原之祖墓與范合

封又圖所以不朽君者以屬予予謂汪君雖博覽强
記而特工文辭鉅公推挽者多晚以饒裕然勤學亦
稍殺減矣君獨尚樸學南北奔走皆以校書授讀為
事未嘗與時世通羔雁修脯而外未嘗入可以無取
之財予每過從君必危坐據案左手繙卷册右手持
筆窗客至前而不見蓋自締交以來二十餘年如一
日君得于天者後汪君而人力堅緻終始不渝則殆
于過之是不可以不銘銘曰
淩氏之先泰州著籍儒歷僉憲明史稱直曾祖曰襄
武長于夫祖鸞父驥乃寄江都君實且魯好學根性
自知讀書不隱而正古有[illegible]都養抑閒牧豬十五年

其精不逋吁嗟凌君遠與為儕名則旣振福延不眥
抉經之心以一何鄭排斥詖辭章明先訓粵有慶允
泣抱遺書修德必報成此懿諸

清故文學薛君之碑

道光九年八月二十日甘泉薛君子韵歿于福建督學使者內閣學士新建陳用光汀州按士行署先是陳公讀子韵所著說文答問疏證之書而善之以質太子少保閩浙總督金匱孫爾準孫公故小學家也嘆為絕倫議相與板行之以嘉惠閩士猝遭此變陳公慎於殯之禮留疏證六卷稿本而遣使護喪歸揚州厚資其葬儀徵劉文淇孟瞻檢遺篋得舊讀十三本集錄其丹黃手勘之語約可二十卷閩游草一卷文選古字通疏義十上卷草創未卒業孟瞻與寶應劉寶楠楚楨子族子孟開約纂輯繕副以付其家其

家卜明年春祔于甘泉西郊十三里廟陶家沖祖塋同人以子韵道羸時絀不可不表也以屬予予以謂予韵少工駢文喬龎常冠儕輩嗣與孟瞻及予弟季懷友善因以次締交于孟開仲虞五人者相結為本原之學季懷孟瞻孟開治詩攻毛鄭氏仲虞治易攻鄭虞氏子韵治小學攻許氏皆旁通羣籍而據所業為本柢礪以有成近世昌許氏者推嘉定錢氏金壇段氏段氏徒泉尤盛唯子韵究其得失而右錢氏錢段皆予舊識備聞二老商高榷之辭知子韵于斯業甚審也乾隆中大興朱氏首以許鄭之學勸天下一變揣摩塵腐之習繼發務明高而不別真偽則撏撦

斷爛之弊興于是求士者反其道以為用或揣靡歷腐之未能也然遂裒裒躋請要爭言主持風會矣四十年間風尚三變故學者能有志于古百之一志古而一再不當于有司輒自疑遷業其能堅定不惑以汔有成者又百之一予弱冠展側江淮間常自病盜虛聲無根柢物色樸學得陽湖黃乙生小仲通鄭氏禮行不違其言武進劉逢祿申受通何氏春秋虞氏易鉏涉世迂疏而好學出自天性江都淩曙曉樓治何氏春秋鄭氏禮困學而不厭同邑胡世琦玉樵墨守鄭氏有綴殘補缺之勤嘉定諸鴻誥望之能錯綜許鄭以適大義丹徒柳興宗賓叔治詩禮史漢能依

雅訓以捍俗說楚楨之上世故崇漢學能不墜其家法儀徵汪穀小城覃精許鄭尤長於輿地彭俞正燮理初通鄭氏禮杜氏春秋烏程凌堃厚堂綜漢義說易禮春秋數十萬言與理初並長推步算術盡吳越英畧倫于斯已畫以守許氏以推原賈馬鄭服詁訓者卒莫如子韻之善荀子曰學不可以已鍥而不舍金石可鏤非以資性殊絕也故曰古之學者為己志乎古以達乎今無望其速成無誘于勢利砥斷至乎古之人然而太史讀功令至于廢書而嘆者不亦深悼欝謀矣述諸君子所學此其志豈利祿之路哉要其稽古自得皆足以有見于時而成進士居館職者

唯玉樵申受未幾玉樵竟出寓不獲乎上申受左遷祠部至十三年不得調理初望之季懷獲一觧連蹭春官憂生之計更廹餘子則困諸生無所合而自道光紀年以後小仲嗒然物化季懷小城相繼奄忽今年春夏之交玉樵家食不禄曉樓以養疴歿于道院入秋而申受疫没京邸子韵旅喪閩館右軍所謂感兼傷痛切心哀窮不已又云當今人物眇然彫落可哀嘆者殆猶未至若斯之摧剥酸酷也爰洒涕而系之曰

君年卌一諱傳均舊隸溧水今邦濱遷邦再傳璋璉璘璉次子柄君其胄以柄後璋璋有孫孫知好學祖

顧諟毋李早世繼楊慈妻何淑愼君宜之維君失職
以學顧吁嗟中材何以勉孝劍總角抱遺書君子之
澤自茲遠

霈霖雨和尚塔銘

和尚諱祖雨字霈霖霍丘徐氏子也出家本邑節孝祠稍長受具足戒揚州靜慧寺長老慧公傳平陽宗法于本陳國師為弟七世先後主香阜靜慧之席還故里開山為雲臺寺晚遊南昌開山為長清寺四啟期場度衆至五百餘人以道光八年十一月八日示寂于長清丈室僧臘七十三年世壽八十一歲法嗣在揚州者地藏寺開山住持先德靜慧寺住持先初香阜寺再傳住持明恒俱謂和尚中興香阜主席久為神期所屬因建塔而迎龕于南昌供養經歲卜年　月　日啓龕入塔而請銘幽之詞江淮間崇奉

釋氏布施山積是宜有龍象能負荷者卒之盛徒從飾威儀機鋒取足聳冠蓋禍福取足震愚蒙貪嚫嗔深與所學相反者比比也和尚獨循樸實重然諾力所能及常先入而後已吶然如不能言而行必相顧勞苦淡泊以身先衆數十年如一日平居無誑語無私財既登大耋猶徒步日數十百里無倦困之色余少就禪悅所識緇流知名者以百數唯白門聿方力行同和尚而規為狹隘吳門一彬濟衆不以自利設心同和尚而常出權奇以術善信非法門正術則和尚蓋獨出而莫能與偶者矣是宜為銘銘曰

當世所謂禪宗者莫不開堂聚衆用椎喝棒然而迹

其行事則觧縛愈以自縛袪障轉以重障也和尚而今已矣更何從求實證於躬行以解脱哉夫世網者乎

張蓉鏡妻姚孺人墓銘 [illegible]

孺人諱畹真字芙初姓姚氏江蘇昭文人也祖春和按察司經歷父文基縣學生歸同郡國子生張蓉鏡為繼室閱四年以道光戊子六月七日逝年二十有六歲蓉鏡好文而善交為常熟舊家子祖燮由翰林歷刑部任浙江寧紹台道父定球由拔録議敘鹽大使先是孺人為外曾祖母汪所愛常居外家嘉慶庚辰孺人年十八汪忽中夜發劇疾無可延醫孺人即刲肉一片煮以進汪服而驟愈遠近盛稱之頗嗜詩于歸後以蓉鏡字芙川自題吟稿曰雙芙閣集小正書亦娟然有致以　年　月　日葬于原銘曰

是維淑儀粤安幽宅以永令聞視此貞石

畢節母汪孺人墓表

節母諱字汪都人系出唐越國公族望于歙遷揚五傳而有選拔貢生中以博學鴻文知名當世孺人之考也選拔君有女崇明大義通漢書婚儀真處士畢合入舍逾年舉子貴生遂遊漢陽閱二歲孺人生選拔君奇貴生甚以孺人歸之甫治婚嫁旅于杭而卒處士君亦以喪歸自漢陽選拔君晚舉子今戶部山東司員外郎喜孫時尚未齔姑嫂俱斃乃析釁貴生搘柱門戶不暇給三十而歿有子復曾僅半歲未幾喜孫舉於鄉再試春官不利就他途當入都供職乃以已產授孺人勉給饘粥喜孫自念以名父子而

身用貲進若隨俗俯仰且重為先人羞又以籍隸揚州回避舊法不主本司稿先後主稿河南貴州兩司河南司主核銷東河錢糧使河員不得于原奏外冒銷工需貴州則轄関榷使各関不得以意增巡口而部書不能為奸于洞榷大吏饋候通殷勤者一無所報以故俸米之外無他入常丐貸自給喜孫以少失恃故事姑如事父然力不能依時贍甘旨孺人奉姑誨子備受艱辛至道光九年姑年八十有三以其年正月初一日卒及三月杪孺人不勝喪而遺疾復嘗討無所出遂割股和藥而進竟不起至四月十日而殁年五十歲貴生文辭雅健有粵風其殁也余為之

志且相其墓復曽卜以十一月十日奉其祖母與母之喪以合于空選拔君矯矯士林子居官能舉其職女弟女子子克脩婦道皆可謂無忝家穀者也復曽為其母求志幽之文余無可辭銘之曰

哲母之息廉吏之孫怙慈子孝以昌其世

武進董定園先生墓誌

吾友晉卿卜以道光　年　月　日葬其尊甫定園先生于　原晉卿甫成童即以通易禮春秋工為賦頌古文辭及倚聲知名當世其友生多與先生為紀羣交者以予為先生所尤厚故屬為埋幽之詞予為之系曰

先生性豪宕喜急友朋之難涉困躓而不悔遇人輒傾吐無餘唯不能賴薈蔚朝躋之氣論者疑其有褊心是則耿介之姿殉于所遺而然也先生最嗜詩為半野堂集數千首既十試被放乃徧走燕齊晉豫楚粵又落柘無所合而疇昔携手之儔既高舉率鮮能

為終始于是先生亦垂五十矣乃却掃奉母氏以終于家先生左目微眴晚作琵琶俠傳寄托茂秦以寄意先生之詩雖大要治聲色格律然抒寫情性多自得既與茂秦殊科矣然渝盟有太倉歷城而曳裾無趙王至假于排優求知己于舞衫謌扇之中斯其志亦可傷也先生初以國子生赴都下母夫人命之曰兒此去毋閒業于錢坫而出王邸之門先生既才名籍甚二公爭識面先生竟謝絶之是先生以食貧故甘旨之奉未能備以云養志則庶幾焉先生諱達章字趨然晚以字行更號定園姓董氏武進人其先本趙氏五世祖為後于姑之夫遂冒董姓一傳為漢中

知府遂昇先任大同丞有惠政民至今祠之父開泰昌代知縣母錢氏娶張氏前編修惠言令館陶知縣琦之女兄也編修昆弟並有文行晉鄉之學所自出

先生卒于嘉慶十八年十一月一日年六十有一子一士錫晉鄉嘉慶癸酉順天副貢士孫二穀縣學生穀為先生弟達原其字也後女孫三皆幼

為陳公子書其高祖哀哀吟後

商丘陳君藕仙以撫部之孫副憲之子遭家不造為全椒韋氏贅壻嘗轉徙江湖間然獨敦水木之誼詣宗邦訪修遠祖端毅公以下墳十餘所其被侵損者皆釐而復之合宗人修譜牒系支於本購端毅遺像及董文敏所書告于市敬謹裝弆又得始遷祖子萬先生哀〻吟稿本録副而請予為書後先生端毅孫也甫成童以襄敗餘燼自宜興閒關數千里入贅于商丘侯氏因著籍然孤露能自植以致通貴居戶曾必求稱職守已不枉再振家聲可謂非豪傑之士乎藕仙所遺略有近似者而較其艱困委頓與先生則

有間矣是則能以先生所以飭躬者自飭未始不能起衰而返之盛也詩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念祖者子孫之常職脩德者念祖之實效予弱冠先後為撫部副憲之客與藕仙交三世矣撫今感昔不能不深望於藕仙也藕仙其勉之哉

清故候選兵馬司正指揮魯君墓誌銘 [illegible]

君諱湘字蘭舟姓魯氏先世隸六安明初有鎮江衛左所百戶政者子孫襲職因著籍丹徒人考銓赴家進士官至直隸清河兵備道署理直隸布政使君性穎悟篤友朋幼侍宦遊無紈綺之習應童子試被屏者七由國學覓鮮順天又輒不遇乃以貲得兵馬司正指揮清河公既卒官君內侍重闈外措門戶未遑謁選遂以道光八年七月二日染暑疾終于家年四十有四歲清河公嘗守余郡前此郡守試士率論貲為進退惟清河公慎簡閱部菴苴前茅多寒畯稱得士君又殫心文事顧每試輒蹶不足稱人意然當君

屢蹶小試時清河公任安徽道府相距才三數百里
聲氣搖憾相接則清河公之礪官箴以式後昆與君
之續學自重不欲闒然躁進者並足為士林光寵則
君亦可無恨矣配同邑包氏子二慶恩慶貽孫一榮
高君中表弟紀幹貞與余習諄乞慰幽之文故次其
狀而銘之曰
文史有子文戢屯蹭君文采厚文孫誰其不信視此
文

皇崇祀名宦陝西白水縣知縣告改江蘇青浦縣教

諭王君墓表

君諱希伊字耕伯姓王氏其先世隸吳明初有得全者遷寶應爲寶應人十數傳至有容爲泰和縣知縣有惠政民爲立祠泰和君季孫式丹康熙癸未一甲第一名進士官翰林院修撰則君之從曾祖也祖懋竑康熙戊戌進士選安慶府教授以薦奉

特旨授翰林院編脩

上書房行走卒祀鄉賢邑祠父箴傳雍正乙卯舉人

恩授國子監典簿銜妣同邑朱氏贈孺人君弱冠領鄉薦八上春官不售以貲截取選授陝西白水縣知

縣白水山僻小邑地高土厚苦乏水泉汲皆倚白石河河源出同官之紅土坡坡西南有三尺嶺係富平縣境嶺北有山澗澗水本東北流富平民議開濬山澗令深寬以接紅土坡水截白石之源西南流至三尺嶺而於嶺下穿洞引水下注富平之老峪河以益灌溉君聞之急勘詳以止其議白水去衝道窵遠向例惟兵差奉派協濟棧內之武關驛乾隆四十五年數月之間四派協濟潼關流差車馬民不堪命君援例請豁免而附近之韓城大荔朝邑蒲城郃陽澄城六邑以情形略同白水因得并免邑舊議建書院未成君就其基拓為彭衙書堂以居諸生身自督課

鄰邑亦多負笈向學者又就書堂與同善會邑之富
人慕義踴躍利垂到今在白水六年引疾歸白水民
就書堂以祠君君既歸告改教職選青蒲縣教諭蘇
松長吏常縱漕吏轢庠序而青浦為甚至君始舉其
職稍振士氣在青浦亦六年引年歸歸四歲當乾隆
之五十九年以十月二十一日卒于里第年七十有
六配山陽邱氏贈孺人前君歿三十年君之長子候
選訓導直奉君與邱孺人殯祔祖塋之左君之訃至
白水士民哭君知哭私親相率請祀君于官而書堂
之私祠如故君家學源自泰和君恪宗紫陽至編修
而盛外大父澤澐與編修君以紫陽相切劘者尤篤

至澤濼之學傳其子光進與其高第弟子邱照君師光進而壻于照少奉語言師友戚鄙閭見聞無非紫陽者君亦毅然自任然其作吏白水與友生書云學漫從官弊端結聚夙夜氷兢惟思退藏勢與願違未獲如志不敢以怨艾空言貽誤民社力省前非以圖晚蓋又云紫陽嘗謂一生在文義上作巢窟文法一也古文深時文淺古文疏時文密淺者深之基密者疎之本自有時文以來時文不通而能通詩古文辭者未之有也故時文于讀書為最要不得以科舉之業輕之嗣司鐸青浦與所親書則曰白水一行所得不償所失每看一衣觸一物皆宦囊也局源幽咽又

自書公牘後云固知迂闊而遠于事情矣然耿耿于中知物在喉間必吐之而後快誠知無益然能無動乎動則吾事或濟矣安敢貪天之功聊以盡吾心焉蓋必計其可而為之天下無可為之事矣驗茲數事則知君之居家善讀書在官能任事者甚信而非近世依托理學為名高以巧射聲利者比也君卒三十有七年君之鄉後進劉寶楠以直狀與君文集屬為墓表予前周旋范光白馬諸湖間嘗聞父老言其先世業漁前明編為漁里戶共五百餘家供漕船麻膠翎毛折色差

本朝濫徭盡革而漁里戶仍徵銀百三十餘兩業久

遷而條不改里胥因緣為奸擾累至百五十餘年及邑紳王白水力言于地方大吏以公項撥抵豁除重困始甦又聞士人言吾邑舊有同善會王白水見其不率舊章事無實惠呈請停止變舊會存産以修學宮費僅什一卒以藏事繼又脩復同善舊章為郵發會永垂利濟今讀君文集乃知君于青浦引年歸里後舉此三事時君年已逾七十可謂任重道遠敦善行而不怠者也明道先生有言一命之士茍存心于利物于物必有所濟亮哉道光十年五月既望涇邑世臣表

石蘿山房詩鈔序

予嘗謂論詩如論人，須得間而觀其深，未易以皮相定也。嘉慶辛酉，予至揚州，不數日即識張君芰塘。後十年，予挈家僑寓倚虹園，與君衡宇相望。今又閱二十年所矣。君教授鄉里五十年，門牆大都以詞賦獲儁，故君在揚有詩名。揚俗重紅白詶應，稍有力之家，雖嬰孩生辰俎侍七期，所知皆集，君故未嘗不在。君善天文占候六壬太乙諸術，有求者，君又未嘗不應。生平無劇言遽色，雖不顧波靡隨人為上下，亦未嘗剖別是非顯與衆忤，揚人故交口稱君。然揚人共指鯫業為生計，其達紳宦屬有以贊動禍福之者，弗

論，即寘氈敝縕，但能排闥為長短，則亦足以自植。所見以此獲奇贏者甚夥，獨未嘗有君。故予之初至揚也，鹺業尚外強，諸公則躍車馬，徵逐歌舞，飾游閑，及今中外皆乾，諸公攢眉蹙額，殆不可終日，而君翛然事外，先後無異，輒固足徵君之晴然自遠矣。然君善隱憂，雖日以制舉業授生徒，取脩給饘粥，而生民利病，吏治隆汙之故，無不心儀而默存者。然則終身與君習而能知君之深者，絕少，是雖讀君之詩，真賞奚遽易得耶。去年秋，君有姊弟之喪，服未除，今年春，及門諸子因君壽登古稀，欲舉觴不得請，乃相與梓君詩，以弁言屬予，蓋謂予習君而能知君也，故書簡首

以告觀者